

春秋左傳讀敘錄

鎰子正左氏說

春秋左傳讀敘錄

章氏叢書

春秋左傳讀者章炳麟著也初名襟記以所見輒錄不隨經文
編次效臧氏經義襟記而爲之也後更曰讀取發疑正讀爲義
也蓋籀書爲讀紬其大義曰讀紬其微言亦曰讀左氏古字古
言沈惠馬李諸君子既宣之矣然賈生訓故猶見新書而大史
公與賈嘉通書世家列傳諸所改字又皆本賈生可知鐫子政
呻吟左氏見論衡又分國語見義文志寔先其子爲古學故說苑新序
列女傳三書孤文植字多有存者惠氏稍稍道及之猶有不蕪
故微言當紬一矣左氏既作內傳復有左氏微說其義例今雖
亡逸曾吳鐸虞荀賈三張之言時有可見謂張北平張子高張長子皆能理
董疑義闡圖雅言故說苑述吳氏之說元年可以見左氏有慎

始也檀弓述曾氏之說喪禮可以見天子諸侯非卒哭除服也而近儒如洪稚存李次白劣能徵引賈服臧伯辰雖上扳子駿亦直摭據其義鮮所發明夫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爲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稚之旨斯其道也大義當紬二矣紬微言紬大義故謂之春秋左傳讀云懿左氏公羊之釁起於邵公其作膏肓猶以發露短長爲趣及鐫逢祿本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授受皆子駿所構造箸左氏春秋考證及箴膏肓評自申其說彼其摘發同異盜憎主人諸所駁難散在讀中昔丹徒柳賓叔駁穀梁癘疾申何則逢祿之說瓦解然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閒左氏乃在其書與師法之真偽

故解釋闡闕其道非一先因逢祿考證訂其得失以爲敘錄箸於左方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喪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鐫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駁曰左氏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而左氏親見素王則七十子之綱紀公羊末師非其比也

魯君子左北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鐫曰夫子之經書于竹帛微言

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北明蓋生魯悼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旨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鐸散所改也。駁曰名者實之賓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其名傳與否也正如論語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論衡正說篇云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是論語乃扶卿所名然則其先雖不曰論語無害其爲孔子之語也正使子駿以前左氏未稱爲傳亦何害其爲傳經乎若左氏自爲一書何用比附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爲尋大史公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之

云者舊有所仍而敷暢其旨也且曰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此謂口授多譌故作書以爲簡別固明春秋之義非
專塗埒其事矣若以爲呂氏春秋之流則韓詩外傳載荀子謝
春申君書云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
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
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
刃于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
其弟景公此二事皆本左傳稱爲春秋之志若如呂氏書可爲
春秋之志邪韓非姦劫弑臣篇亦載是書其前則云春秋記之
曰其後則云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墜股也下比於近世未
至餓死擢筋也夫唯以左氏春秋與近世史書爲別故分言之

不然滑王擢筋主父餓死齊史趙史亦載之矣彼獨非百國春

秋邪夫六國之史且猶與左氏別言況復呂氏所輯乎又吳大

伯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

也此本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爲說若如呂氏書得稱春秋

古文否

如班孟堅自序其漢書曰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

通爲春秋

考紀志傳凡百篇此其體裁之近

春秋更非呂氏比矣然可稱爲春秋古文邪使稱漢書曰書

古文稱古詩十九首曰詩古文其可乎又歷書云周襄王二十

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此本左氏文元年傳若如呂氏書可

單稱春秋邪必若拘牽題號則後漢書樊豐傳云受公羊嚴氏

春秋又云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假令左氏春秋爲呂氏

之類則公羊嚴氏春秋何以非呂氏之類乎鐸虞二家乃演陽

左氏書者亦非呂氏可比案秋官冥氏鄭司農注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此公羊家冥都說經之書也而賈公彥釋云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此乃公彥誤解若如逢祿說釋氏虞氏與呂氏同類則雖謂冥氏與呂氏同類亦不誤也至孔子言與左同恥則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見必後孔子者乃稱魯君子乎謂生魯悼後者以傳有悼之四年據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去獲麟已五十年耳然使左氏與曾子年齒相若則終悼世尚未及八十也又案盧植王接皆謂左氏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說與逢祿同然據盧植傳云植上書曰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此句專指左氏

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則所謂傳記者非

謂一家著述不通于經者明矣何者毛詩傳與周官傳

藝文志有周官

經六篇周官傳四篇

皆據經發義者也彼亦謂之傳記則豈謂左氏之爲

傳記獨異彼二書乎且非說經之書而何爲欲置博士立學官乎又子赫上封事引天子避位移時亦謂之春秋傳則其意可知矣至夫囊括古今云云蓋以左氏書中有說天官律歷禮樂政教等事非爲一事而發然彼此互明不專於篇章之下其實總爲釋經乃其所謂經者時時旁及六藝非局于春秋一家則有之矣王接本治公羊各于其黨無足論也又案以左氏春秋同呂氏春秋者亦本論衡案書篇云左氏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回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

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又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寶書也據此諸語仲任固以左氏爲傳且謂勝彼二家則其與呂氏春秋並論者特吐言之疵謬耳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索隱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

○鍾曰歷譜五德或摭撫

及左氏春秋不曰傳左氏春秋也。駁曰古書籍非師莫得若鄭康成學於張恭祖但見韓詩至注禮時猶未見毛詩是也北平侯若摭撫左氏則必受左氏于其師不然秦燒史記尤甚柱下史獨得見邪五德即數家隆于神運上言大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蓋即其書也尋左氏記事多有原始要終不記年月者而此十二諸侯年表則具載之如晉穆侯七年以伐條生大子仇

宣王二十三年又四年
并言取齊女為夫人
十年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

君子譏之後亂
宣王二十六年。事見左傳桓二年皆不書年
獻公五年伐驪戎得姬

魯莊公二十二年。事見左傳莊二十八年不書年
鄭武公十年取申侯女武姜
平王十年

四年生莊公寤生
平王十四年
十七年生大叔段
平王十七年。事見左傳隱元年皆

不書年。又莊公元年祭仲生
莊公二十三年公悔思母不見
此事左傳無當平王二十八年

穿地相見
魯隱公二年。事見左傳隱元年然文不云何年
文
見母得此乃知見母在隱二年後於逐段一年也

公二十四年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魯釐公十一年。事見左傳宣三年不書

年定公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
魯昭公二十三年。事見左傳哀十六年不書年
宋武

公十八年生魯桓公母
平王二十三年。事見左傳首不書年
楚惠王二年子西

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
魯哀公八年
六年白公勝數請于西伐鄭以

父怨故
魯哀公十二年。事見左傳哀十六年皆不書年
衛莊公十七年愛妻子州吁

州吁好兵

平王三十年。事見左傳隱三年不書年

宣公十八年太子伋弟壽爭死

魯桓公十一年。事見左傳桓十六年不書年

獻公十三年師曹轅公幸妾

魯襄公九年。事見左傳襄十四年不書年

齊釐公二年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母知也

平王四十年不書年

二十二年母知釐公令秩服如大子

魯桓公十三年

襄公元年敗母

知秩服母知怨

魯桓公十五年。事見左傳莊八年皆不書年

陳文公元年生桓公鮑

鴈公佗佗母蔡女

平王十七年

鴈公二年生敬仲完

魯桓公七年

三年周

史卜完後世王齊

魯桓公八年。事見左傳莊二十二年皆不書年然厲公名躍不名佗佗字五父此謂厲公即佗即五父誤

曹伯陽三年國人有夢眾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

魯定公十一年

六年公孫彊好射獻鴈君使爲司城

夢者之子亡去

魯定公十四年。事見左傳哀七年皆不書年按傳言夢在伯陽即位之前此似誤其獻鴈之年則以上皆傳事之無年者舉其第次粲然不謬如寤生叔段可信

以上皆傳事之無年者舉其第次粲然不謬如寤生叔段

桓母母知之生則并世家亦不著乃至夢蘭鞭妾纖瑣小事皆能徵舉其年若陳几案若閱簿領苟無歷譜五德史公豈能妄造惟歷譜五德專釋左氏故表亦特詳左氏事而左氏外諸子百家所載雖有關十二國存亡治亂之故者亦略不一道非史公專取釋傳之書何故體裁若是

十二諸侯年表所載其年月有明與左氏牴牾者此蓋兼

年異說如春秋書崔氏奔衛左傳以爲高國所逐而年表于齊則云崔杼有寵高國奔衛于衛則云齊高國來奔此非但異于左氏并異于春秋經矣蓋張氏書時有異聞如國語世本亦有異于內傳者也惟此諸條專見于左氏而史公爲譜其年月者則必張氏

說傳無疑

烏呼千載運往游魂已寂賴此歷譜轉相證明遺文

未亡析符復合而逢祿守其蓬心誣汙往哲欲以卷石蔽遮泰山逢祿復死今欲起斯朽骸往反徵詰又不可得後之君子庶其無盲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鐫曰上以類記春秋之書此方云推春秋義則以夫子所云其義則北竊取之者在漢獨有董生知其說也。駁曰春秋三家大義公羊至董而備穀梁至大鐫而備左氏至小鐫而備大史公時二鐫未生惟公羊義爲完具故錄董生一人非謂董生所說春秋義果有內聖外王之道也史記儒林列傳云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唯之云者以是時左氏之學張賈貫公等多傳訓故而章句義理未備也名爲云者以董生治公羊非真能明春秋也平津侯傳云年四十餘乃學春秋襍說則史公以公羊爲春秋襍說其以左氏爲春秋正義明矣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鐫曰此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

蓋生於公羊師得之不務綜其終始以經自有始元終麟非記事之史也。駁曰此謂臆斷之儒但說其義未詳其事也如孟軻駁百里自齊事無文可證而以不諫虞公爲推此儒者之通弊

駁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鐸曰此謂左氏春秋之類惟務事實或始於隱元年而終於悼四年事實不具雖有經文衆年缺載亦不敢蹈不知而作之咎也。駁曰駁說者謂諸子百家時或撫拾春秋而略無年月此所謂不務綜其終始也儒者駁說者大史皆不敢蹈其失故詳事實著年月而作表爾觀下文言己作表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則治古文者非治左氏者乎

古文或作國爾要亦左氏國語之類若謂左氏即駁說者則己所作表與彼殊意

又何望於治古文者之要刪乎又案魏略魚豢嘗問陳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相斫無義尋抱朴子明本篇云儒者所講者相斫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違情之教戒也則相斫是相研之誤禧以爲記事之書有如簿領以細事相研覈者此之詆譏正與抱朴同類亦猶安石所云斷爛朝報者爾宋後儒人多喜其說顧欲以斷義勝之其禍甚於秦皇之燒史歷人取其年月。鐫曰謂惟取經之年月攷諸家歷如鐫歆三統歷亦是也至左氏言占驗乃其舊文言歷則歆取佗書增益之。駁曰欲說春秋則治歷是其一事史公但譏知歷不知經者若云左氏言歷皆子駿所增益則文元年傳譏閏三月固見歷書所引矣

數家隆于神運。鑄曰如鄭衍之傳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歷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昊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之後而云其處者爲鑄氏亦歎之徒增益也。駁曰北平修春秋非但歷譜五德也易繫辭言包犧之王天下下繼以神農黃帝堯舜此五人者世或言皇言帝而易但言王天下固無五帝定名周禮六代之樂則始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不載少昊顓頊之樂而亦不載大昊之樂亦本不論五帝也何不合乎若春秋者謂何家春秋也以爲公羊邪則董仲舒并信女媧矣論衡順鼓篇曰兩不齋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又曰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

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佑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竈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論衡上夫以女媧之怪誕而董生猶稱道之且議祭之以爲典禮然則董生之言古帝王無過依違短書從俗妄說而已非能攷證明審也彼所定爲五帝者豈可據依而以妄駁左氏若夫鐫子駿者埒新亡漢者也而云鐫氏堯後之說出於子駿埒益則愈妄矣

譜牒獨記世謚。鐫曰蓋史公所據春秋歷譜牒自古治春秋

者皆有此學。鐫者所謂周譜。藏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於左氏。則誣也。駁曰。世本出於左氏。而閒及戰國時人之世系及秦漢地名者。則荀張諸君所增修耳。隋經籍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人有世本二卷。鐫向撰。又有世本四卷。宋衷撰。宋固注。世本者。則大鐫可以例推。因知戰國世系漢世地名。亦或出於大鐫。注中不得疑其爲誣。若夫公羊三世之說。以威感二百四十二年。中而見據亂升平大平之狀。則曷若上推黃頊。下窮晚周。得見其本末哉。有春秋而無世本。則本經不過一代之書。穿穴三世。比於畫指爲丈。乃不得不言託文起義。若是則春秋方爲史官之大蠹。與街談巷語何別。故知經傳相依。共爲表裏。傳非一書。內傳國語。世本三者。皆春秋之傳也。不知世

本而言春秋猶槌埴而索塗也

世本有居篇作篇見種族權力器抵質文之變此於史書至重

大史獨舉世
語略言之爾

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鐫曰此春秋國語史公所據古文舊本非藝文志所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書也。駁曰此言春秋國語五帝本紀言予觀春秋國語若左傳本與晏呂同而稱曰左氏春秋則國語安得稱爲春秋國語邪國語而冠以春秋是明以爲春秋之外傳也以國語爲春秋之外傳是明以左氏春秋爲春秋之內傳也至其年表所載事實或與國語不同亦時異於內

傳史公采摭既博亦容兼及他書如班史稱遷作史記本左氏國語楚漢春秋而今所見漢事或與楚漢春秋不同者絳灌一名在楚漢春秋則謂自有別將絳氏灌名而史記則謂是絳侯周勃與灌將軍若謂今之左氏國語是子駿所妄改非太史所親見者則楚漢春秋復是何人妄改邪又考國語本有朝廷語與里閭語二者不同墨子公孟篇曰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此所引魯語題名與左氏之魯語同而所說家人細故蓋當時各國自有裨官采民俗爲一書如臣壽周紀虞

初周說皆是類也然則左氏之作國語刪汰亦甚謹嚴矣然里
閭所說容亦兼涉國事所記不同史公過而存之故年表有異
於傳非爲無因

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錯曰十一篇者夫子
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僖之篇是也何邵公猶傳之云繫閔
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西漢胡毋生顏
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錯歆以祕府古文書之而小
變博士所習

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
丙午宣榭火陳災之屬

或折閔公自爲一篇或增

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駁曰子駿之說見於
律歷志者曰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曰自春秋盡哀十
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而不

曰二百四十四年則獲麟以後左氏原不以爲續經特存魯史原文以記孔丘之卒耳其不爲一篇可知所多一篇必閔公篇也藝文志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此書古今文卷數異也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云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詩古今文卷數異也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禮古今文卷數異也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又云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此論語古今文篇數異也何獨疑春秋古經與今文篇數異乎公羊家就十一篇而增會子未三年無改父道之義猶今文尚書家祇見二十九篇而增會二十八篇當列宿一篇當北斗也逢祿因之

妄疑古經僞造所謂俗儒鄙夫蔽所希聞以古文爲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也

左氏傳三十卷。鍾曰大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於鍾歆七略。駁曰所謂傳體者如何惟穀梁傳禮喪服傳夏小正傳與公羊同體耳毛公作詩傳則訓故多而說義少體稍殊矣伏生作尚書大傳則敘事入而說義二體更殊矣左氏之爲傳正與伏生同體然諸家說義雖少而宏遠精括實經所由明豈必專尚裁辯乃得稱傳乎孔子作十翼皆易之傳也而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禘卦其體亦各不同一人所述尚有異端況左氏與公羊寧能同體且言傳者有傳記有傳注其字皆當作事論

語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說文專六寸簿也

此本手版引申爲簿籍漢時已有簿

讀之鄭君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

此孔氏左傳正義所引與賈氏儀禮疏所引不同此爲是論語八寸案春秋二尺四寸六經

同之孝經論語愈謙愈短然則釋經之書宜更短於論語八寸

若四寸則不容書故降八寸則不得不爲六寸鄭注尚書謂三

十字一簡服注左氏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尚書長二尺四

寸左氏傳六寸正得四分之一三十字四分之則爲七字半半

字不可書故稍促爲八字此傳當稱專可知原夫古者名書非

有佗義就質言之而已經緯皆以繩編竹簡得名專以六寸簿

得名隨文生義則以經緯爲經天緯地而以專爲傳述經義公

羊乃有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之言自是言傳注者謂與傳記

有殊究極本始初無二義左傳之爲左專猶鄭氏說詩稱鄭箋

箋者表識書也同此傳名得兼傳記傳注二用亦猶裴松之之

注三國志

松之表云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然則稱注自其本名

撰集事實以見

同異閒有論事情之得失訂舊史之是非無過百分之一而解

詁文義千無二三今因左氏多舉事實謂之非傳然則裴松之

於三國志亦不得稱注邪且左氏釋經之文科條數百固非專

務事實者而云非傳之體則尚書大傳又將何說且逢祿獨不

讀繇露乎玉英篇曰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

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

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案經無有

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書莊公馮而於經不書

亦以有避也以上錄據此則經無而傳有者悉皆經之微言仲舒之論公羊如此使仲舒而治左氏則當謂處處皆微言矣逢祿專治公羊何乃背其大師之說

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鍾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埒乎經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傳注尚係十一卷。駁曰經典釋文以士燮注春秋經十一卷列賈逵左氏解詁三十卷之前蓋以其專注經文故列最前據三國吳志士燮傳云少游學京師事潁川鍾子奇治左氏春秋又云耽玩春秋爲之注解袁徽與荀爽書曰士府君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今欲條左氏長義上之則變所注乃左氏經也而祇有十一卷

者此取公穀經分卷之數以合併左氏經耳漢人說經自有合

并之例如毛詩本二十九卷而鄭箋附經祇二十卷是亦康成

并省之也然公穀鄒夾皆十一卷而左氏獨十二篇者左氏就

大史之故書當公分目四家就帛書之字數以少合多士氏并

省亦爲因陋就簡矣逢祿所引但見士變改左氏春秋卷數以

從公羊然隋經籍志言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舊唐書經籍志

有春秋公羊傳五卷公羊高傳嚴彭祖述新唐書藝文志同此或殘缺或後人合併要以隋志所有爲原本不又改

公羊春秋卷數以從左氏乎隋經籍志春秋經十三卷吳士變注與經典釋文兩唐志作十一卷

異逢祿以十一卷屬隋志此誤記也惟十三卷祇見隋志餘皆作十一卷自當從十一卷爲是惟王愷期公羊注則隋志十三

卷兩唐志皆十二卷未嘗言十一卷也逢祿言十一卷大誤夫篇章分合無關弘旨漢世今

文之學所謂章句小儒喜以篇目增會律歷五行諸法則安往而不可通若云十二篇者象天數十二也十一篇者象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十三篇者象歲有閏月也凡此種種無不可穿鑿求合錙氏據此以明左氏公羊之真僞且以爲分篇十一有三年無改之義此在發策浚科之地言之可也閉門說經思極王道安取此癡語乎

左氏微二篇。錙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例之類也。駁曰此書惜不傳然子駿之說蓋多取此若云僞造則公羊傳亦可云胡毋生董仲舒所僞造

張氏微十篇。錙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別錄皆歆所託也。駁曰藝文志皆七略原文其與

別錄有異，混合爲一，所謂盲人騎瞎馬也。原注不言張蒼，今知是蒼者，則臧在東始爲此說。

虞氏微傳二篇，注趙相虞卿。鍾曰：志於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則即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於向必歆僞託，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愚後世者也。駁曰：十二諸侯年表云：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箸八篇爲虞氏春秋，則與志十五篇已異。鐸虞所作之抄撮，又與所作之春秋不同，安得卷數同邪？虞氏微傳從可知。臧在東曰：虞氏微傳傳字疑衍。

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襟記八十三篇。鍾曰：此書或因二傳詳於義例，略於事實，後人采摭，佗書如春秋

說左氏禮戴記等爲之其書雖亡可補撰也。駁曰其書已亡任臆爲說是爲誣古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鍾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丘明果與夫子同時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鄒季

姬魯單伯子叔姬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志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箸夫子曰其義則此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駁曰傳稱悼之四年者或左氏壽者如子夏爲魏文侯師或悼字乃弟子所改俱不可知左氏與孔子同時而未嘗委質列籍故弟子傳不見且弟子名籍亦有異同如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云云而文翁圖又以蘧伯玉在七十子中弟子傳無林放而文翁圖又有之不得因弟子傳不列輒云蘧林無所見聞於孔氏也不名爲傳名爲左氏春秋者左氏春秋猶云毛詩齊詩魯詩韓詩非謂孔子刪定之詩而外復有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如折楊皇華之流也鄆季姬等公羊自失實轉謂左氏失實乎詳經所不及

者或窮其源委或言有可采事有可觀無非爲經義之旁證觀
裴松之之法國志本傳不列其名而引以相稽者多矣左氏說
經豈有異是經固重義若謂不待事而著則何不空設條例對
置甲乙以極其所欲言而必取已成之事加減損益如削趾適
履者之所爲既誣古人又不能與意密合今取春秋經以校六
典唐律其科條之疏密爲何如邪述君子者多乖異謂其乖異
於孔子乎將乖異於公羊也孔子之旨本待傳見未嘗自言何
以知其乖異若乖異於佗經論仁言政論語尚數有異同時有
險易語有進退豈彼六經悉能斟如畫一若乖異於公羊者則
公羊又乖異於穀梁莊周稱齊諧孟軻稱齊東野人之語詐謾
誣罔詭更正文齊學之所長如此宜乎左氏穀梁皆與之乖異

也

鐫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鐫曰班氏此篇敘次最明可爲左氏功臣矣按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爲國師鐫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尚非祕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爲助耳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周官未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

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增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祕書而後見也。駁曰子駿與尹咸共校則安能私有增損至謂方進名位俱重假以爲助夫子駿果以左氏詔莽邪則翟義討莽敗後莽下詔曰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又發方進及先祖劊在汝南者燒其棺柩而子駿乃假以爲重何與詔莽之意相反乎若祇在漢時欲藉翟公名位以相誑耀則移讓博士書中何以不舉方進也夫在漢時則未見其假以爲助在莽時又不能假以爲助而逢祿輒以意見誣之其讀書而未論世乎又謂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此尤可笑十二諸侯之事布在方策非如覃思空理以聖門所出爲貴假今事非誠諦雖游夏盈千言之亦安足信孔子於夏殷

諸禮亦有耳聞而文獻無徵則不敢纂次其事此所以爲史學之宗若舍王官故府之書而取淩於聖門之一語則苟率匈臆妄造事狀者皆得託其門戶戰國諸子漢初經師所舉七十子之緒言多矣其閒敎陳事實能如左氏之豁然塙斯邪是知孔門敎授上同周典六藝之中惟取詩書禮樂傳易者惟有商瞿佗無人焉子夏易傳非卜子夏春秋亦非常敎游夏不言復何多責世家言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北者以春秋而罪北者亦以春秋蓋所受者春秋經傳指即知罪數語耳自獲麟以訖負杖財及二年藝文志言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然則此二年中玩文有餘通其大體則未也所云身通六藝者槩略言之寧若詩書禮樂之深

通雅左氏本是史官

藝文志云左北明魯大史

受學不需師保藝文志所謂

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

朝聘以正禮樂者親聞聖旨自能瞭如至如游夏之徒玩習經

丈人人異端豈以聖門之資望遂能強人信受言之不從斷可

知矣歆傳云引傳解經章句義理備者言傳之凡例始由子駿

發揮非謂自有所造亦猶費氏說易引十翼以解經若其自造

何引之有且杜預釋例所載子駿說經之大義尚數十條此固

出自匈臆亦或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若傳例爲子駿自造

何不并此數十條入之傳文顧畱此以遺後人指摘乎說文序

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又言魯恭王壞壁得春秋然則

祕府所藏者張所獻魯所得也民間所有者則北平侯傳賈生

以至翟方進諸公者是也亦猶古文尚書已入祕府而民間又有庸生等傳之也民閒謂書不立學官者非謂傳者皆不仕也然當子駿時民間亦僅有尹咸翟方進胡常數人可從質問受書其他無有臧左氏傳者是以子駿不得見而先見之於祕府見已乃從尹翟問義爾

歆以爲左北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七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鐫曰論語之左北明好惡與聖人同其親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爲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且魯悼已稱謚必非論語之左北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爲失明之北明猶光武諱秀歆亦可更名秀嘉新公爲鐫歆祁烈伯亦爲鐫歆也又曰左氏僅見

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駁曰以論語之左北明非失明之左北明啖趙輩始爲此說而宋儒祖述之非有明據果如鍾秀鐺歆之有二何以古今人表但有一左北明邪縱今誤信子駿仞爲一人然佗書別見者子駿不能盡改豈孟堅皆未見乎若佗書亦不言有二左北明則啖趙之說爲馮臆妄造明矣且異人同名者未有相沿不辨之事且舉左氏諸師言之京兆尹張敞人知其非造縵字之張敞與爲公孫康收集遺民之張敞也侍御史張禹人知其非成帝師張禹與光武大舅之孫張禹也司農鄭眾人知其非大長秋鄭眾也侍中賈逵人知其非字梁道之賈逵也乃如子駿名歆同時有祁烈伯鍾

歆矣而後漢鍾植傳言植有從兄歆據東觀記字細君爲世祖
偏將軍後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則又有一鍾歆矣桓彬傳云
彬厲志操與左丞鍾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則東漢之末復有
一鍾歆矣然而名氏雖同終無相溷之事若左北明果有二人
何以自漢至唐茫不嘗省啖趙輩所據何書而能執此異解爲
問兩左北明之說能如三張敞三張禹兩鄭眾兩賈逵四鍾歆
之證據明白乎抑否乎若欲馮虛妄斷者古人已往豈難支解
一人分爲五六雖云仲尼顏回數不止一亦奚不可若漢末向
栩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亦可云論語之顏淵
子貢季路冉有非專指回賜由求乎若夫左氏書魯悼者八十
之年未爲大耋何知不親見夫子若謂僅見其書未知其義則

不悟春秋之作乃與他經絕異詩書禮樂以及周易傳自周初義訓既詳事實亦具孔子刪定但有校訂編次之勞後人聞知自非難事變風終於陳靈尚書下逮秦穆雖事在近世而弦誦既周解其義事不必一師若春秋則孔子自作異於古書欲求其義非親炙則無所受欲詳其事非史官則不與知蓋有覩其事而不知其義者矣倚相史儋之屬是也若未覩其事而求解義猶未鞠獄而先處斷斯誠曠古之所未聞難者曰誠如是說寧知左氏非與倚相史儋同類荅曰偕觀史記助成一經造剏密談自知其義惜乎倚相史儋之徒不遇孔子若得參豫春秋之業亦寧患其不知也既有左氏具論本事爲之作傳後世乃得聞而知之舍此而欲聞知雖有眇義亦所謂郢書燕說者爾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讀者以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

見論衡案書篇

由今觀之誠哉其煩亂春秋矣

又案如子駿說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不云公羊出於子夏
史記別錄七略漢書之屬皆無其文孝經說云春秋屬商亦
未見其授公羊也又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亦不云
出自子夏緯書既非塙據其餘亦無文可知徐彥引戴宏序
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
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
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則子夏傳公羊高之
說實自宏始宏生桓靈之季遠在鐳子駿後戴宏不見後漢書儒林傳惟吳
祐傳云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
在丞舍祐每行國常聞輶師之音青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

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尋祐與樂業李固馬融同時則宏亦與陳蕃何休同時也欲雪傳聞之恥

則託名於子夏作偽可知又公羊所引有子沈子子司馬子
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魯子何氏解詁沈子稱子冠氏上者
箸其爲師其不冠子者佗師也是則公羊本師凡有四人而
獨不及子夏既證弟子異言之說亦明子夏傳承之妄桓譚
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
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
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
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引據此則公羊不得受業子夏較然可知
漢書董仲舒傳贊曰向子歆以爲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之淵源未及游夏

則公羊氏非承子夏矣友之淵源未及游夏則胡毋生公孫弘非承子夏矣夫以高材七十親見聖容不詳本事猶多曲說況復遠在其後逐景尋響者乎雖然公羊信譏見春秋之屬商故戴宏以此託庇而穀梁先師未有援附子夏者亦可見穀梁家之質直勝於公羊習爲誇誕者矣

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鍾曰不肯置對者以尚書爲備左氏爲不傳春秋也古文尚書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又有棄稷周人諱始祖故堯典曰讓于稷契惟帝曰棄則不諱則棄稷篇亦僞託也其餘如史記三統

歷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歆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真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固欲存之矣。駁曰古文尚書逸篇無師說者與逸禮同特以今文所無無從校勘括囊不言是其慎也因十六篇有舜典而謂非百篇之舊此何所據百篇之序其爲孔子自作以否無以質言然據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則大史公固以序爲孔作後人無容妄議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其來舊矣古所謂捨故諱新者但禁其口語而已于文初無變更書契有諱始自漢室達祿以此爲疑鄧陋亦甚書名棄繆傳自唐虞豈以周家私諱而可妄改大雅言古公

直父彼所自造猶不避忌況於舊典可詭更邪大戴禮記少閒篇孔子對哀公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此不諱文王之名也小戴禮記儒行篇孔子對哀公曰長居宋此不諱定公之名也然則禮有諱文亦多寬弛讓于稷契一言立文偶爾如四嶽之書官爾斷非周人諱祖而改千年之書也戰國諸子所載或在百篇之外或在逸十六篇外並非僞託史記以下所引在十六篇則著其名在諸子者或著或否而亦不混諸十六篇若子駿改竄則建立時已恐博士發覺矣顧若是其愚邪春秋出孔壁見說文序而論衡案書篇又謂左氏三十篇出孔子壁中如逢祿言叔重仲任皆爲子駿所迷罔耳抑不傳春秋云者其說起于哀帝時之博士而成

帝以前尚無有也尋梅福傳云匡衡議以爲禮記孔子曰北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

今成紀無引左氏諸書語以奏議所言不載於紀故但錄詔書耳

夫始以

其不經而寢後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而立之則明以左氏爲經說矣乃不信成帝時之議而信哀帝時之議何邪且皮傳片語以廢經傳則亦何所不可即如匡衡引禮記而上以爲不經亦可據此輩詐謂禮記非經說邪又據華陽國志引春秋穀梁傳序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是成帝時固以左傳同于二傳駁者亦獨有胥君安而

尚謂之左傳則不傳春秋之說非起于哀帝時而何○又案漢世經典錄在官府其本不盡依據博士胡廣漢官解詁云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章與參國體稽合同異皆能分明古今辨章舊聞故博士不以教人者大夫議郎之屬仍得引之猶周時以詩書禮樂教士而易春秋未嘗非周禮所定也世人但欲取後漢所立十四博士爲宗以爲漢制如是昧於漢制甚矣七略說漢家藏書外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豈沾沾以博士所教授者爲準哉哀帝以後博士見聞日陋以其所知爲祕眇而忘文學之官聯若在周世亦當云易春秋非周典矣博士之官屬於大常漢官云大常在九

卿之首古文儒林舊載皆說而哀帝博士獨席左氏古文又忘其所屬矣後漢禮經博士惟立二戴不立慶氏而曹褒父子爲慶氏學亦得居博士官定禮又從慶氏之說則知經術在官本不限於博士所守也若夫近世公羊學者多以後漢立十四博士爲不可增減然比于前漢已退穀梁而進京易矣至于樂經漢世未得其書而河閒獻王所輯樂記始終未立乃何邵公公羊隱五年解詁則曰夫樂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官（舊誤作宮佗書立學宮字並誤）足以協萬民是則漢所未立者何邵公亦欲立之而今之公羊家獨以漢所已立爲是此又與何氏異旨矣

春秋左氏北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

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
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鍾曰但以
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即大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
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真本也歆欲立其增益之本乃託之祕府
舊文反以爲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耳經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
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尚書梓材經鍾向校補歆乃欲增
續春秋也傳或閒編者亦比增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駁
曰經或脫簡即謂如梓材等非春秋經也又學官無左氏傳則
所謂傳或閒編者亦非左氏或如喪服傳輩今文編次有譌耳
逢祿以此誣汙是不尋文義之過也鍾氏父子校祕書乃以祕
書校常行本改常行本之字而不改祕書之字若子駿改竄祕

書之左氏春秋以就已意則自北平獻書共王壞壁以至于駿
百有餘年墨漆新故孰有不符設博士求觀其書寧不自敗若
張魯二本一改一否以不改者示博士則所建立者仍非己所
改本亦何苦勞心而爲此也且鐫歆傳云河平中受詔與父向
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云云如有改竄又豈能欺其父邪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鐫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清河胡
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祕府古文伏
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之語亦
出鐫歆○駁曰民間亦有左傳見張霸蓋亦嘗受之而非專爲
其學惟其有二所以言同若祇祕府何同之有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鐸曰聖人文約而旨博歆畏其難于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禮及佗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不尚其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誣蔑先聖緣飾經術以崇奸回豈不哀哉○駁曰此本統論古文之善今文之陋非專論左氏也子駿

若畏其難于精究則逸書逸禮並有增多其義訓未明者獨不
須精究邪彼分文析字者亦自以爲精究屈中爲虫馬頭人爲
長人持十爲斗博士妄言見於經書者鄙莫甚焉君子沒身以
學豈患罷老若恣爲誣罔以欺承學使槁項黃馘疲弊於塵囿
之中而不一寤其害甚於毀瓦畫墁則真子駿所厭也王仲任
云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此之謂也且公羊
學者豈能精究蓋雖本師之說亦未能分別矣呂步舒見仲舒
言災異舛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誠使精承師說豈待知名
而後定其然否哉求物于肆不能辨物但計市門榜題以定美
惡不爲知物主人烹猴以饗客先言犬羹則客飽食及聞猴羹
則客大吐不爲知味公羊學者有似於此乃若百家小說誠非

君子所尚然舉宋趺尹文之言比於公羊則一使人智一使人
愚百家雖短必勝于博士淺科之書明矣子駿所言傳記固非
此輩大抵曲臺禮記司馬法周官傳周政周法河閒周制之屬
此之爲益豈若公羊賣餅之流邪大事諸儀如外傳周語載周
之秩官王巡守之禮其他常在逸禮中若云玉帛鐘鼓非禮樂
之精者則士禮十七篇悉可覆瓿豈獨逸禮而已禮記曾子問
篇多大夫以
上禮若云非治天下之本遂當廢棄孔子亦不荅曾參可也
若荅其一端則爲是存其全奏則爲非斯真顛倒之見矣
辟
離巡守王事之大端惟封禪爲近鬼道然亦務其大者以此爲
末而董仲舒之沾沾于求雨止雨吁嗟舞蹈舉國爲巫此又何
也是皆膚論不關弘指今獨駁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尋此證據
前已明言今又以佗事比例一如史記孔子世家云序書傳又

云書傳禮記自孔氏是孔子自有書傳及漢不立學官後遂亡
佚大史公猶得見之然今文家但知有伏生大傳古文家亦但
知有孔安國故而已鄭康成書贊亦獨推本于棘下生誰信孔
子自有書傳者乎書由聖述異于常師猶在若存若亡之間豈
況北明財埒同恥陋隘之徒卻之易矣二如史記儒林傳云申
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此疑字衍漢書無疑者則闕不傳索隱
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漢書亦同師古曰口
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而漢書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爲詩傳號
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則申公自有詩
傳何邵公公羊隱五年解詁引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云云是
也然據藏文志惟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而無魯傳

是仍不謂魯詩有傳也夫以學官所習博士所誦而有傳無傳
尚有異同之詞況左氏素非所習其云不傳春秋可據之以爲
證哉若謂傳是通稱故魯故魯說亦得稱傳不當專以題號爲
徵則左氏春秋寧獨異此彼言左氏不傳春秋者猶史記言申
公無詩傳耳馬遷閔通不以題號介意博士鄙倍專以題號卻
攻後之學者空何則焉三復徵公羊家如定元年傳曰定哀多
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爲假設
之詞然何氏解詁亦云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
容身夫哀公時經始成立主人即時君時君即哀公此時若無
左氏傳所謂傳者何書若謂口授義旨此可言說不可以言傳
矣據此則公羊傳亦以春秋始作即有傳文若捨左氏即無傳

之可言彼以左氏不傳春秋者又違公羊明文至于子駿奸回之事別自一說雖不煩疏證要當分別言之尋子駿所以增莽者皆舉經傳師說未嘗妄作故李尋傳載夏賀良等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是雖爲王氏代興之兆而子駿亦未嘗許之也若云金縢大誥之書助成篡業此則莊周固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切經術無不可爲篡盜之階今自宋儒以後此風稍弭而春秋進吳楚之言復爲東胡所假逢祿自審所處何地大保鏽殷之在前趙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未識比於嘉新公何如也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鏞曰獨舉左氏不復言詩禮書者歆所竄改尤爲悞意也。駁曰子駿專治左傳自宜獨急然哀

帝下詔亦遠紹孝成之志成帝蓋嘗重左氏矣孔子後殷既以左氏爲質又匡衡傳載成帝詔云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是亦援引左氏以爲經說也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去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鐫曰改亂舊章誅意之論哀帝不知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魯詩大儒建議深合春秋經法自不肯詭隨附和以左氏爲傳春秋也。駁曰勝自罪而不非子駿其節槩又如此真可法矣據朱博傳勝引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

卷之五 漢書 卷之五 漢書 卷之五 漢書

族兄季孫行父于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此

事二傳無文義本左氏則勝固嘗治左氏者其自罪責意正與

丹相反丹雖大儒耄荒喪志據丹傳丹上書曰臣聞天威不遠

顏咫尺則固引用左氏語矣此又大怒何邪蓋丹老人忘其前

語見丹傳即其議改幣事始言可改後忘之而從公卿議一議兩

岐豈足以定丹之取舍邪丹本骨骸輔拂之臣而此乃以非毀

先帝所立罪人語近阿諛不似其素所執守者由其神志已衰

語無倫次也案言變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非獨茹真絕學亦

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是武帝時一經

但一博士而已而韓嬰傳詩不守浮北之故章賢奏對又稱殷

梁之長獨不曰變亂舊章非毀先帝乎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

惑宜誅以慰天下。鍾曰改亂舊章之禍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公孫之議天使之也而數千載不悟何哉。駁曰公孫祿但言顛倒五經顛倒者謂其義非謂其文也此亦不知子駿治古文之旨而妄論耳若果有變更則如說文序所稱亡新改定古文及所載晏字下稱亡新以爲晏從三日大盛改爲三田未有不明箸於後者何得于經文獨不知其異乎要之子駿所作惟律歷志有刪其僞辭之言僞辭者謂功德符命之類此自當時官書故有是語顧未嘗以是變改古書也如楊子雲作劇秦美新竝未以此意入大玄法言中而謂子駿以此刪改六經誰其信之

儒林傳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

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鐫曰歆傳以章句出於歆是也。尹更始先爲章句之說當是歆所援而託之。駁曰尹更始名不重于子駿若欲援託何若援託己父。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鐫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鐫曰王龔邛成太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荐亦王氏之徒也孔光雖依阿尚能保位望哉。駁曰王龔能校書則非淺陋之士矣鳳爲根所荐其人未知如何。王章爲王鳳所荐而章乃誅諫鳳王駿爲匡衡所荐而駿又奏免衡蓋西京士大夫猶輕視舉士也。以孔光之附莽而其言經與子駿絕異此又言行不可合一之明證也。後漢孔奮傳云孔奮字君魚少從鐫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奮弟奇
作春秋左氏刪奮子嘉作左氏說是三孔左傳學皆本子駿而
傳云奮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是其行又不
因子駿而汙也若但以王氏之徒爲言則馬宮治春秋嚴氏爲
莽所厚宮仕漢已爲大師大司徒及莽代漢宮復爲太子師公
羊學者又何說焉

案此所舉房鳳傳即
熊林傳違緣誤分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鐫公
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
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

如淳曰非成
帝師張禹

禹與

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
說後爲太子大傅荐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

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
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鐻歆從
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鐻歆。鐻曰張蒼
傳曰好書律歷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曰蒼尤好
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歷曰箸書十八篇言陰陽律
歷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惟張
丞相而律歷及譜五德可埒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
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
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于禮非章句訓故之
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
篇三事耳。篇一事論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

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
用即誣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賈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
儒惟賈生而已賈公當即毛公弟子賈長卿歆所云賈公遺學
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
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取甚君母下堂則
從傅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
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
兩雹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甸奴對以大士句不伐喪亦
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于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張禹
亦歆埶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
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駁曰張賈本傳不言修左氏史文固有脫漏亦得互見古文家多說子夏作詩序爾雅禮喪服傳公羊家亦信春秋屬商之說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述子夏也但云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古今文家所指悉無明文非其例歟且賈生長於禮其書中有傳職篇保傳篇輔佐篇禮篇容經篇禮容語上下篇胎教篇其最者采入大戴禮記而本傳亦不言賈生長於禮但言賈生以天下和洽當興禮樂耳又將謂賈生不作傳職等篇乎賈書之述左傳大都篇楚靈王一事正可訂杜本之譌春秋篇惟衛懿公一事亦合左傳其他楚惠王等八事不知采自何書各記別事本與左傳絲豪無涉其中有二世胡亥一事在左氏後且二百年其不相關通明矣而以篇名春秋

強謂與左氏不合然則楚漢春秋十六國春秋之屬有一與左氏合者乎耳癰篇伍子胥一事亦合左傳但又有左傳所不載者此正如內外傳可互相補闕耳先醒篇楚莊王伐鄭事亦與傳合其稱郟爲兩棠則地有異名非不合也其下述申禁事又足補傳闕者也宋昭公一事此昭公見宋世家即哀二十六年傳公孫周之子得與爲王姬所弑者異傳終哀二十七年昭公此事當在傳後矣虢君一事與左傳陳轅頗事同下言枕塊又與國語楚靈王事同自古人異事同者傳記所載何止一端非必彼此有誤自其情事同耳論誠篇楚昭王一事亦足補傳之闕退讓篇宋就一事亦與左傳絲豪不涉翟王一事亦與左傳不涉特可以證章華之高耳禮容語下篇叔孫婍叔向三郤三

事固采內外傳矣又制不定篇說炎帝黃帝相攻事合于晉語

審微篇說晉文公請隧事又說叔孫

傳作仲叔當以賈子訂之

于奚請曲縣

事淮難篇說白公勝報仇事皆合于左傳傳職篇或稱春秋云

云又本楚語申叔時言禮篇君仁臣忠云云又本左傳晏子言

容經篇明君在位可畏云云又本左傳北宮文子言君道篇紂

作梏數千云云又合于左傳紂囚文王七年之說胎教篇晉厲

公見殺於匠麗之宮齊簡公殺於檀臺皆合左傳而達祿皆不

舉蓋以舉之則賈生引用左氏內外傳極多不得謂賈生不修

左傳耳賈書中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正是訓故之學有得

于正名爲政之意者也其作左氏訓故又何疑乎論衡佚文篇

云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一篇

夫霸之取左氏訓詁猶枚頤之取周秦漢初諸子也頤書僞而諸子非僞霸書僞而左氏訓詁非僞蓋作僞不能不取於真是即諛作左氏訓故之明證賁長卿者即賁公之子見經典釋文治毛詩者多治左氏春秋如曹申荀卿皆左氏之後師亦毛公之初祖同爲古文故多兼治非誣造也張子高譏世卿從傳二事正見左氏舊學兼二家之長而舍其短蓋左氏微等書先有此說矣又子高說世卿指魯季氏晉趙氏齊田氏非尹氏崔氏也五經異義引左氏說世祿不世位蓋本此共姬事傳云女待人婦義事此以聖者達節望共姬亦即以賢者守節許共姬不與從傳之說悖也望之善禹言左氏其上書數稱說之儒林傳又云望之平公羊穀梁同異多從穀梁此所對季氏專權一事

則與張子高說大義不殊昭三十二年傳史墨論季氏逐昭公
事曰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傳有明文何與公羊事
要之漢書列傳所錄奏對書疏固非全具所謂稱說左氏者今
亦不得滿證若謂稱說左氏之語爲誣構則多從穀梁之語亦
誣構邪逢祿又謂數公亦嘗肄業則不得已而爲遁辭矣又言
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案別錄曾申授吳起等
語彼亦以爲子駿所託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云齊人攻魯魯
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
其妻以明不與齊也又云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
也其少時家貧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
謗己者三十餘人又云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然則欲託名臣大儒以使人尊信者何又託此無行之吳起乎

逢祿爲人情鍾執曜

見包世臣數舟雙楫清故文學辭君之碑包氏傳食諸侯其性行蓋與逢祿不異兩

相鉤距能得其真

輒疑前哲趨炎悉當如己曾不悟子駿奸回之才高

掌遠蹠前無古人猶不屑爲色厲內荏之穿窬也又近人廖平

古學攷云桓公賁公庸生皆傳書禮之學者是左傳並無師也

鍾氏舍朝廷執政本師不引以爲據而遠及異學民間之儒生

乎且云遺學與之同不免埒會何以不引翟方進等爲說哉上

廖

說此與逢祿蓋有同好言經術者寧有棄絕業之大師揭當時

之顯宦以此詆譏適令子駿狂笑地下三代直道不在名德則

在大茲彼奔走公卿依埒門戶者未足與語此矣

後漢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鐺歆

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興子眾作春秋難記條例。錡曰今左氏書法凡例之屬興亦有所增益矣。駁曰若有所增益何須更撰條例且據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注引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其下正文乃云天鳳中將門人從錡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材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若使少贛增益凡例是與金子嚴所授之本立異何門人無泄漏其事者而待逢祿證明之邪漢人說經或爲利祿而變學矣至于妄竄作僞則雖爲利祿者亦不肖從蘭臺漆書之妄改當世悉知獨於左氏一書如隔雲霧乎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

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北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大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大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鐫曰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宜其失義也范辯卿之論甚正非陳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也。駁曰孟軻言其文則史十二諸侯年表亦云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然則春秋義經而體史若云非史則詩亦非樂章易亦非筮辭邪且藝文志大史公百三十篇列于春秋家古者經史本非異業荀勗之分四部不學無術明哲所譏

案唐宋以來春秋爲經左氏爲史之說強以經史分涂不悟荀

勛以前未有此別自鍾子駿爲七略而東漢校書東觀仁壽閣者如班固傳毅之徒皆依七略分次此隋經籍志之明文今以經別于史自俗儒言之可也既欲上窮周法下采漢師曾謂嚴顏博士亦諒知四部之分乎不從鍾歆則主荀勗其于古文信遠矣而于今孔子春秋北明作傳復有國語世本春秋比於史文居何等也

記漢書猶華山熊耳爲山則同特有高下之殊爾漢初遭秦滅學書籍散亡重以董生專固廢席諸子學官既立所見惟有六藝以平易近人之簡書而比之於天聲帝謂固其所也然經與傳記亦不竟分爲二至于成哀長夜向明固知春秋之書猶夫史耳稱之爲史無害麟筆之尊嚴正如馬班二史與宋史元史並列而體例崇卑山頭井底不足比喻佔畢之士靡不明之今必謂春秋非史是巫祝之靈言非學者之平議也尋升奏云陛下愍學微疲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

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以上升奏是其意不問是非特欲以一家之學鉗塞民智而又強引孔老以助其說博士之立本以爲學未及爲道孔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升于約禮之前先絕博學老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而升于爲學之事強引爲道孔老之旨果如是邪至云絕學無憂則何若絕聖棄智並公羊而亦席之升本以老子教授後生見升傳今奏

言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以上升奏

若孔若老意將何

主要之升特頑冥督亂之人其說不足以當一哂至謂左氏無
師徒傳授則強爲不知以觝拒者猶博士以尚書爲備彼非不
讀大傳不知有九共罪命諸篇也亦強以觝拒耳逢祿謂其論
甚正異於曲學阿世不知其專就立學之事言邪抑有所謂生
心害政者邪升固曲學阿世之尤徵之於逸民周黨傳云先武
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
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黨
等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
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大原周黨不
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是升直不知先武爲何如

主而以獨夫暴君所忿疾者動之愚邪詔曲阿世莫甚惜乎升仕莽朝

爲大司空王邑議曹史

又更建武其術皆不能用若處秦世當與

李斯趙高爭烈矣

賈逵傳九世祖諡文帝時爲梁王大傳曾祖父光爲常山大守父徽從鐫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鐫曰諡之家世好學諡果作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歆受也蓋歆因徽而誣諡耳。駁曰大傳作訓故傳至孫嘉此經典釋文所言徽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則嘉實傳訓故而史公左氏之學亦自嘉得之也至徽必從學子駿者則以諡作訓故而章句義理未備也昔歐陽和伯傳書兒寬而和伯之子復從寬受梁北賀傳易子臨而臨亦

先從施讎受業父子相接猶事佗師況微之去嘉又數世邪漢林傳賈嘉亦治今文尚書然與史公通書無關尚書之學史公從孔安國受古文非今文也卿十二世孫悅則十三世孫而說易說春秋未嘗本之荀卿晉時賀循本慶普之後而說禮亦未嘗本之普也誰謂學術必受自家庭乎

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帝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鐫曰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今於公羊荅難及春秋比事詳之。駁曰適會其時謂之阿世則董仲舒亦阿武帝而兼阿公孫弘者也吾亦不謂侍中非曲學阿

世者觀其以圖識求通又謂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

今案付中左傳

解詁亦有同公羊者然云什有七八則去實遠矣

奏對之言違其本志誠哉其曲學阿

世也雖然真阿世者孰有過於何邵公邪今錄俞氏正燮癸巳存稟一條如左

春秋左傳經學也說經之事與義不能豫阿後世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至漢末何休自大傅府辟後廢錮乃以愚悖從逆之言託之孔子公羊僖五年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此古今通義而何休云自王者言之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眾臣是也疏云三公臣有斬衰世子無也是卑于三公然

則大夫亦有眾臣斬衰世子不因此在大夫下其言悖謬又
出公羊意外休陰險慘刻又志趣卑下見其時皇統屢絕三
公得翊戴封則曲說三公在皇大子上以已得公府掾不豫
作升朝望比增經義以爲辟公府者致用尤非公羊爲漢廷
致用之旨然則春秋左傳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通
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
也余謂何氏愚悖之言尚不止此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
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此與左
氏所云辟母弟之難內服降名本無大異解詁則曰罪莫大
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下無義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
臣下得從母命此又曾見漢世太后
稱制之事而欲傳會經義以成之也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

其言

比增識文陋之也

章懷太子注誤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

能增會文致取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鐸曰穀梁與而公羊義淆左氏立而穀梁亦廢蔚宗爲武子之孫寄慨深矣。○駁曰以鄭賈同取讖文未知蔚宗意何如賈實通讖鄭固未也賈於緯書素非所學藉此以通其道則誠所謂曲學阿世矣而讖緯之本誰爲之邪大史公稱燕齊怪迂之士則齊學者實爲讖緯之魁非仲舒眭孟讖緯必不殺亂經術至于舉國若狂之世雖卓拔者猶將自陷子駿景伯多不能免然子駿七略固謂大公金版玉匱爲近世之書夏賀良挾甘忠可所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而子駿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則亦有所去取矣緯書豈無軼事緒言而披沙求金非至精者勿辨比於汲冢山經等書尤爲難讀何者彼爲無意之傳譌此則有

心之作偽傳謠者可因謠以得實作偽者乃以偽而掩真非有善鑒鮮不昧于黑白矣若何邵公之用識緯百倍康成則真膠滯不通者也漢張衡疏有足平反鑑賈之枉者錄于左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禘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

案眭孟傳云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

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以承順天命此實讖書之始其鑑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後漸增飾爾

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
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凡讖皆言黃帝伐蚩尤
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
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
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
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
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撰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
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
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
纂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
載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
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于槩家業入山林後皆無

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
皆欺世罔俗以昧教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
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
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臧
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案如平子之說圖讖成於哀平然其所謂讖書始出知之者
寡竟何所指尋魏世家云秦讖於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
目不祥讖書讖之是周秦漢初已有讖書但哀平時人足成
之耳鐫子駿領校祕書時已有讖而子駿不錄知其不信圖
讖也或謂讖緯不得私習不以示人故不著錄然漢時奏疏
不諱舉讖且如賀良上書當時亦不以爲犯禁何獨于祕閣

讖書必當容隱且殺青著目其書仍未傳布則知不著讖錄

非隱之也不信故也謂侍中信讖者以其奏言臣以永平中

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又云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鑄氏

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又云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

圖讖所謂帝宣也又云光武皇帝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

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據此則公羊家曉圖讖可知執此數語遂謂

侍中篤信圖讖乃觀平子所言則侍中已摘圖讖之妄然則

其藉讖以通道也誠爲曲學阿世矣自武帝時方士用事仲

舒欲以其術爭勝於漢帝前乃不惜屈己以就彼據抱朴子論仙篇董

仲舒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于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世多不信此說然

鑄子政亦嘗作五行符瑞求雨止雨諸篇其術豈異於巫覡

金無怪仲舒

三代質文固屬人事文以怪迂之說則遂爲識緯之萌芽
寶既開後之經師欲通其道不得不順此塗徑故侍中所阿
之世非佗世也公羊之世也仲舒之世也

又案後漢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善左氏春秋世祖令校圖讖
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箸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
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
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若無口者尹也帝見而怪之召敏問
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
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此等譎諫不啻中射之奪神
藥然則左氏家能辨圖讖之僞者不止少贛諸賢而已

李育傳少學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常避地

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
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
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鐫曰何邵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廢疾
尚存十一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之書雖不傳
意未盡亡也特未見其直指鐫歆轉相發明之謬耳。駁曰東
漢之世筆語始盛欲善其辭不得不取材于史於是有以左氏
助其文采者後世有春秋文苑春秋嘉語等書見隋經籍志蓋昉諸
此而有亦遂以文采視左氏夫詩書之文辭閎雅又過左氏必
如育言詩書亦無深意邪

班彪傳定哀之閒魯君子左北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
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槁杙之事遂闕而左氏國
語獨章。鐫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班氏以史論
左氏知左氏者也。駁曰班作漢書而追本於左氏亦猶楊雄
作大玄追本於易班固作兩都賦追本於成康頌聲原流相因
自難強生分別彼謂經自爲經史自爲史者尚有是非之心邪
說文解字敘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
書六經左北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鐫曰六
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蓋亡矣或鐫歆以祕府古文
書經及左氏增益本賈逵之徒奉詔又以紙易竹帛舊本古字
古言亦變矣歆以博甄述緯之才顛倒五經後漢從而尚之儒

書日汨可勝歎哉然如左氏發夷舟飯褒空招之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駁曰孔子所書六經左氏所述春秋傳皆出壁中者也六經者亦舉其大數壁中不見有樂經然孔子固當書之特藏者遺之耳尚書僅五十八篇亦猶是也六經左氏出壁後至許叔重時財二百餘年以近世所見宋時書畫去今六七百年尚有存者況經傳真本寶貴莫逮何至叔重時遂亡乎逢祿言子駿以祕府古文書之夫祕府何以有古文即壞壁所得耳其餘諸子百家出六國者即祕府有真本然六國時已文字異形非古文矣然則子駿所書之本非據舊文豈能妄作經師傳授之本雖用古文然以隸書寫之所謂隸古非古文篆也侍中紙易竹帛仍作隸古豈嘗變易哉發夷等字叔重受之侍中其後變古蓋在王肅董

遇之閒夫正名所以爲政雅言以之執禮說經者不重古文而

重齊人口授之鄙語乎

熹平時立大學石經盧植欲刊正碑文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

俗降在小學然則古文在周本小學所有事其在漢世即宜以高文典冊相視猶稱小學故曰降矣若夫陽球之詆譌都文學曰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此自謂彫蟲刻畫者則晚世吾北衍之徒不得因是譏古文也逢祿謂後漢尚古儒書日泊不知其所謂儒書者指儒家者流邪抑六藝邪儒家孟荀之書子駿未甚注意亦豈因是而泊若以六藝爲儒書則不辨畛域矣

孔穎達春秋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北明作傳。鍾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誣史公矣。駁曰史公亦未嘗不以左氏春秋爲傳文有異同自得汎引若必以題署爲言則漢人稱公羊春秋者正多而史記亦無公羊

傳三字惟儒林傳云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由

仲舒而謂之傳韓大傳之徒恐未必許其名號矣

漢書儒林傳
嬰嘗與董仲

舒論十上前其人精悍處
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鐳向別錄云左北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鐳椒鐳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
授張蒼。鐳日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
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
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
明智案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
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鐳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
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鐳氏微此春秋當係禱机猶晉語

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略同呂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駁曰五行志載子政說皆釋穀梁義何云本公羊十九說苑新序列女傳載左氏者六七十條而子公鼂襲一事載子夏語又見弟子口說與左氏大義亦有相會者矣論衡言子政玩弄左氏童僕皆呻吟之御覽卷六百十及六百十六並引桓譚新論曰

鍾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而漢志又言其分國語爲五十四篇五行志所載子政說左傳者亦近十條然則所云自持其穀梁義者特謂不背穀梁之學非不治左氏也

史通申左云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北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未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據此則子政一身初治穀梁終治左氏又何足怪況其奏上別錄籠絡百家本不爲一經一師而作何得不詳左氏之授受乎謹始之說賈子胎教亦言之正是左氏古義其言明智歸於不墜蔽不權執不失民衆與兵家之旨何涉若謂謹始是公穀緒言者案桓譚言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始作公羊成書復在其後校六國

表魯悼公卒後五年爲魏文侯斯元年是年生武侯擊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嗣在位十六年則吳起對武侯時去魯悼卒不過六十年耳即去哀公之季亦尚不及百年是時穀梁未作公羊復不必論若云采取緒言正可二傳采自吳起不得云吳起采自二傳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爲鐸氏微而此謂之抄撮其即一書與否無文可徵虞氏所作或云微傳或云春秋或云抄撮微傳春秋自是二書抄撮不知何屬至其卷數不同則同在一書尚有分合況所撰各異邪據戰國策載虞卿說曰春秋於安思危此可校今本左傳居字之誤荀子書中載賞不僭刑不濫等語全本左傳又說賓孟事及葉公事又報春申君書引春秋楚圍齊崔

杼二事亦與左傳合何云不傳左氏之學荀子亦兼治穀梁如
引盟詛不及三王等語其傳詩則後復分毛魯二家亦其比矣
虞爲趙相荀亦趙人故所傳左氏或云趙左春秋韓非子備內
篇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
資桃即趙之假借

方言牀杠南楚謂之趙郭注趙當作桃廣雅釋器作桃是桃遠通

趙人所傳

左氏春秋謂之趙左春秋猶藝文志易有淮南道訓論語有燕
傳說異義引易下邱傳甘容說皆以其地目其書也左氏傳授
鐸椒後惟有虞荀必以趙別之者觀呂覽多引左傳則或別有
傳授如漢儒鍾子駿外復有陳子佚也故必簡別言之猶公羊
之有嚴氏顏氏亦所以爲別也韓非所引當在抄撮微傳等書
非受學於荀卿故得見之虞荀授受之證于是鞏若金湯矣至

如鍾文烝云穀梁去左氏不遠作傳授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爲僞妄以上鍾說則不知穀梁後於左氏百有餘年桓譚新論有其明徵其說不足致辯

漢武帝時河閒獻左氏及周官。鍾曰河閒獻王傳言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大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鍾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駁曰傳不言獻左氏周官亦猶張賈本傳不言修春秋也漢初王國事多擅制若夫建立博士本非帝者之上儀漢有博士近本於秦秦始亦侯國耳博士之設自周季諸侯始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龜策列

傳云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尋魯繆周室藩臣非吳楚之
僭擬宋元王莊子作元君李頤以爲元公即春秋之宋元公佐
也其時周禮未改宋亦共命而皆建置博士故漢興之初王國
亦循此制且漢家所以檢下者惟有禮器制度漢律九章不容
異議若夫周之六藝其在漢世猶夏殷禮之在周代也既非當
王之法習之惟以多識前事任用何學固容自便河閒王亦嘗
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而獻八佾之舞矣其內史
丞王定傳之以按常山王禹禹以宋畢夫樂亦六經之一無以
異于詩春秋獻王自作樂記其書又甚於追述毛左而萬乘不
以爲疑法吏不以爲舉固知表章絕學非法令之所稽必以朝
廷所立爲是則武帝爲繼周之聖邪

漢初諸子皆立學官
猶勝武帝之銅雀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
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
梁帝賜布五百匹。鐫曰王應麟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
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眾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
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
十一年皆非也今案此疏前序光武於成帝前此又混歆於和
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真僞。駁曰此數事齊召南亦
言其謬而疑爲刊本之誤然此本與左氏真僞無涉列之徒詞
費耳

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氏明乘如
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此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鐫

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
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漢志雖
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
書於周此言左北明與夫子乘緣鐻歆親見夫子之語增會之
蓋又出肅後臧西成以此爲真嚴氏真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
矣○駁曰西漢重公羊學者爲祿利故治之嚴氏本睦孟弟子
孟固誣妄而稱漢家堯後則亦窺見左氏嚴承其學故稱心而
言此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大子大傳嚴彭祖撰舊唐書志新唐志皆有嚴彭祖春秋圖七卷即此則嚴固兼通左氏漢書儒林傳云彭祖廉
直不事權貴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
苟求富貴乎由此觀之即知其不肖專務公羊以趨當時之聲

氣所以異於黨同妬真者也賈侍中明漢爲堯後以立左氏非獨州會鍾宗亦以公羊之學立學

官者惟有嚴顏二氏嚴顏皆睦孟弟子則漢爲堯後之說彼所許可無以強爭亦所以開其口也而何邵公獨取胡毋生條例

以嚴顏之學爲觀聽不其引觀周自是實事王肅雖僞撰家語浸多隨二創者未以此

改左北明爲南宮敬叔然亦仍襲篇目不能事事妄改猶枚頤

僞造古文尚書而篇目則仍舊序所有非妄作也逢祿以此爲

僞真矣又案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等皆云孔子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九月經立見公羊隱元年疏此亦即

觀周事而誤以北明爲子夏其後戴宏之徒乃謂公羊傳自子

夏其誤亦原於此尋北明所以誤爲子夏者凡有三因一子夏

壽考爲魏文侯師而左氏亦卒於魯悼之後遂致疑誤也二左

氏失明子夏亦失明以此傳謠也三左氏之學後傳吳起起責

仕魏爲西河守而子夏亦老於西河遂疑言春秋者出於子夏也北明名氏惟見論語及觀周篇而子夏爲衆所箸聞若人言春秋之學傳自魏之西河其本師則耆壽而失明者但不記其姓名則鮮不臆定爲子夏矣雖然子夏求書春秋屬商之說猶是無意傳謠至戴宏謂公羊出於子夏則有心作僞者矣

經典釋文云左北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賈公賈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鐸曰此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大史公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

出於別錄鐫散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玄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蓋稱管仲必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賈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飾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賈公爲獻王時人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散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尚左氏不加深察敘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駁曰子駿移書嘗舉賈生賈公非不詳左氏授受也范升傳載與韓歆許

淑等互相辯難日中而罷陳元傳載范升與元相辯難凡十餘
上而皆不載其所辯之語蓋往返徵詰論議煩多史固不暇具
載猶鹽鐵論蔚然成篇而漢書不錄其語也鹽鐵之論其書尚
存陳范之辯其書竟絕寧得從後臆測謂其不舉傳授爲證乎
且元疏先言此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今
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
之道以上元疏則傳授固非所重但明此明親見其證已足何取多
引後師餘言無利逢祿以此相稽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而弋
者猶視乎藪澤也若必以傳授爲徵者自鐫子駿至陳長孫皆
謂公羊傳聞於後世升何不舉子夏親見夫子傳之公羊以爲
證乎公羊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史記別錄

七略漢書皆無其文至戴宏始爲此說若有明文可據升等又何以不言也曾申羞管仲可以破俗儒記管晏則善之議又檀弓載其對穆公云齊斬自天子達可以破杜預既卒哭則除之言信爲左氏功臣矣史記吳起傳云嘗學於曾子又云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又云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謂曾子即是曾申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即稱曾申爲曾子是其證也然則起事曾申從受左傳有明徵矣逢祿前以起說元年本諸二傳此又引姚鼐說以爲吳起增飾左氏何其自相抵牾也鼐云飾魏事媚魏君者徒舉畢萬之占爲證耳案史記樛里子傳云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矣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是

則大史公亦偽造樗里子語以媚漢邪魏既篡晉媚魏則不當

於晉有美辭傳何以又舉箕子之言謂唐叔之後必大邪至其

褒美魏絳事實固然何云虛媚傳文又載魏舒干位之言若欲

媚魏何以不削此語乎

或謂傳載陳完等事皆鑄于駿所以媚
莽然則陳恆弒若孔子請討事在獲麟

之後削之甚易而子駿何以不削乎王莽亦封司馬遷後爲史
通子則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載完事亦爲遷之後人媚莽而改

其祖
書乎

荀張賈之相傳雖佗無明證然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

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荀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

荀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

以上
玉海

案荀卿及見李斯之相則固容下逮嬰羽姚寬亦云用世本荀

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荀書與世本相類甚明惟血脈譜之

名不似周秦而漢藝文志又無其目然隋書經籍志有楊氏血

脈譜二卷是血脈譜之稱起于隋前或後人改題荀書而名此
邪荀既紹述世本明其傳自左氏一傳北平而歷譜五德出焉

荀子非三行而北平言五德張以漢爲水德賈又以漢爲土
德鍾子駿承其父說以漢爲火德此皆不關左氏授受者五

德者荀張所異歷譜者荀張所同其證據可見者如此賈生之

師史記漢書皆無文尋新書勸學篇云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

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跽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

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此夫子必是北平諸子

者指同學後生老聃在周爲柱下史北平在秦亦爲柱下史博

達墳籍事有相同故以此擬蒼傳言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

不通故此言無問不應矣

或疑賈誼傳云河南守吳公召置門
下則夫子或指吳公案郡縣曹掾之

制兩漢不異據司馬彪百官志云郡太守正門有亭長一人主
記室史主錄記書館郎會館令史閭下及諸曹各有書佐錄主

文書則賈生之在門下充亭長幹佐之職而已其于吳公無師弟之道由此推迹荀張賈之傳授

皆有文驗惟蒼爲陽武人而釋文言武威賈嘉雖傳家學而賈

公則由詒直授

見漢書儒林傳

無繫於嘉此皆釋文之誤然不得因一

事之譌遂疑諸師皆妄以漢書別錄明文具在也至賈嘉之官

不過九卿河閒王尚不能言諸天子立毛詩周官左氏諸博士

而謂嘉能平平津當路瑕玆江公亦詘於仲舒嘉縱能言若迷

陽之傷足何至史記儒林列傳不見左氏傳授者自是文略如

儒林列傳序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

大傳而獨不言毛公然不得因此以毛詩傳授爲誣

妄人魏源康有爲輩

皆謂毛公詩傳出自後人偽造故於史記無徵案史公涉獵既廣或有粗疏不必爲諱三家詩之先師韓嬰於孝文時嘗爲博士後至常山大傳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申公嘗以弟子見高祖於魯南宮至武帝時受聘爲大中大夫轅固亦爲孝景博士與

黃生爭論上前後復拜爲清河大傳此三人皆顯名漢朝而大
毛公則素未仕宦小毛公亦僅爲河閒博士蹟迹既隱漢廷未
知其人故史公著三家而不著毛公直由隱顯使然初無佗故
史記所不見而見於漢書者多矣賈山陳至言枚乘諫吳王東
方阻上林鼂錯言兵事此皆國家至計於史記或無其傳或有
其傳而無其語乃至仲舒對策史記亦不入錄皆於漢書見之
悉可指爲班生妄造邪鄙儒左氏可知總之左氏春秋之名猶
不改爲此竊語無足致辨

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孟氏易費氏易京氏易歐陽尚書夏戾尚
書慶氏禮戴氏禮舉經以包傳也以爲不傳孔書而自作春秋
者別諸家亦自作詩書易禮乎左氏傳授之徵不見史記者猶
於詩家不言毛公於申公雖嘗入錄而又不舉其出于浮北伯
以上溯荀卿之傳於瑕北江生言爲穀梁春秋然不言穀梁子
授荀卿荀卿授申公申公授瑕北江生也謂左氏傳授爲誣則
魯詩穀梁之傳授亦皆不可信乎

後序曰經師傳授之迹徵諸史記別錄七略漢書事不悉具則舉其一爲徵左氏授受翔實如此戴宏妄言無驗如彼校練情僞斷可識矣尋桓譚新論以爲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作傳鄭起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六國時人傳有先後由今推之穀梁子上接尸佼下授荀卿蓋與孟子淳于髡輩同時公羊之文有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秦博士稍引其文有曰撥亂世反諸正漢羣臣爲高帝議謚亦用其文疑高蓋嘗入秦或在博士諸生之列何以明之公羊以伯于陽爲公子陽生伯舊或書作白公舊或書作公小篆白字從入從二隸變作𠂔則字近公若古文白字作𠂔與純爲小篆不從隸變者形皆不得近公隸書子字于字形近小篆作

早作于亦又無以譌變明作此傳者但觀隸書不及知古文大小篆也又公羊宣十五年傳曰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解詁曰上謂宣公案六國時尚無直稱人君爲上者以上之名席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後公羊遂用之稱宣公然則穀梁在六國公羊起于秦末爲得其情自仲尼作經弟子既人人異端故左氏具論本事以爲之傳若隱括之正曲木平地之須水準自是以降七十子或散在諸侯猶以緒言教授而亦略記左氏若春秋莊三年經葬桓王左氏則曰緩也七年始葬於禮已慢卻尸則非人情緩爰聲通釋訓爰爰聲也舊有兩讀讀爰則爲爰田爰書爰宅之義說爲改葬穀梁子聞其說故其葬桓王傳先引傳曰改葬也次舉或說爲卻尸以求諸侯其所舉傳宜即左氏而爰

緩兩讀未嘗著其得失公羊復聞穀梁之說又不審此桓王即桓十五年所書天王崩者故發傳云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言蓋云者於改葬卻尸兩不能洩姑取改葬之說以傳疑左氏稱孔北聖人之後而滅于宋穀梁子聞其說故于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誤讀穀梁之文復於成周宣謝災下發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魯之謬左氏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能行穀梁子聞其說故于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衛謂之輒公羊聞穀梁天疾之說徒以惡疾解不立尚不能知其疾在足也左氏定三年傳說楚三年止蔡侯蔡侯歸及漢執丕而沈曰余所有濟漢

而南者有若大川穀梁子聞其說定四年傳說蔡侯被拘事與
左氏相應其文曰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
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公羊全錄穀梁傳
文改其用事乎漢爲用事乎河是不審楚蔡閒地望何氏解詁
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此以左傳下有蔡侯如晉之文救
之也然不審公羊此傳悉襲穀梁于左氏如晉之文何與且既
言歸時事何得謂之如晉此左氏穀梁公羊先後之序也穀梁
稱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其說出於沈子定元年傳言沈子者在
朋友圈屬之際與自舉穀梁子同隱五年傳公羊稱子沈子著其爲
師則不煩數數題其名號是故正棺之說定元年傳不舉其所由來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僖三十三年經左氏穀梁皆有師字穀梁傳

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
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
爲狄自殺之戰始也公羊見穀梁言狄秦即改經文去其師字
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然下復不舉亂男女事所謂夷狄之
者竟無其徵由習聞穀梁說忘其義指此公羊後於穀梁之徵
也然自荀卿以及鍾向稱說左氏亦往往與二傳出入大抵七
十子之異言咎在違離本事而以空例相推其義非與左氏絕
僂末師承之稍益流行穀梁善自節制公羊始縱恣以其諛言
佞諛暴君舊義或什存一今左氏微既佚其合者無以舉契總
之荀賈所見近是若夫公羊所說或剽竊左氏而失其真見左
氏言治兵于廟則改治兵爲祠兵見左氏言卿可會伯子男則

曰春秋伯子男一也隱公狐壤之止在春秋前顧發諸鄭人輸
平之下以爲不書諱獲長狄侵齊是年爲叔孫得臣所敗然王
子成父獲榮如時距此且八十歲而二傳說爲同時穀梁猶知
僑如長壽即以禽二毛爲解公羊於此復茫昧不省穀梁叔孫
于穀傳傳曰長狄也此所引傳即是左氏或言公羊本云長狄
也以穀梁據公羊不知穀梁言重創者謂既射其目又斷其首
斷言爲春秋穀梁之異于穀傳故知左氏之義或似二家由後之
故言重創此豈公羊所有乎龔前非前之取後也今第錄曾吳虞荀賈司馬張翟鍾說委細
證明爲如干卷子駿以後下及已說調糝不分卷目如別庶有
達者理而董之

春秋左傳讀救錄終

餘杭章見伊校

鐫子政左氏說

章氏業

桓君山新論稱鐫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

皆能諷誦然漢書則謂散治左氏數以難何向不能非閒猶
自持其穀梁義君山歷事新漢親覩二鐫其見聞比於叔皮
爲切不應信漢書疑新論也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
事義六七十條其閒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
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觀蓋字與今異者
則可見河閒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抽繹古義
斷在斯文若其微言大義則亦往往而有其閒或與穀梁相
涉二傳既同爲魯學故自孫卿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
名家而亦兼治穀梁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比則子政之

綜貫二氏宜也今次第其文爲之疏證凡得三十餘事其直

舉傳文略無損益商榷者悉棄不錄名曰鐫子政左氏說云

五行志中亦閒有大鐫說左氏語以其專詳災異故亦不道

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說苑修文曰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畱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

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

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

此七句本荀子大略篇語春

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

蓋以乘馬束帛

此三句本公羊

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

曰含玩好曰贈

五句本大略惟變玉貝作口實

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

祔所以送死也賻贈所以佐生也

二句本大略

與馬束帛貨財衣

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采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跽大夫到髀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贈含祔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案子政本治穀梁此條則用左氏公羊說而又引荀子之說穀

梁明此乃三家說春秋制禮之通義然首引左氏說則此條實左氏之大義也

天子乘馬六匹等說古今文執義各殊然有可以相會者案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蕞卒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膏肓曰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矯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大路非正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各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鄭箴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今尋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以玉爲飾端昭注引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此當亦子慎釋疴之文正

義引鄉飲酒禮大師則爲之洗注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
大師引喻最明然則天子賜車則稱大路尊卑俱得乘耳詳
此典章宗周舊制春秋損益四代義則有殊即如說苑所稱
贈制皆依生時爲之而乘車乘輿文當互易何以明之賈子
等齊曰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
貢原缺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
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乘輿即輿馬曰輿衣被即衣被曰縫貢
即玉貝譌合爲一字故下空一字所謂
玉貝曰舍也次齊經緯未詳唯借爲雖次借爲恣言苟爲物
工巧而志欲之雖冒上軼主亦恣意不顧也此賈大傳亦以
諸物爲送死之具古人重葬此亦左氏舊義之遺是天子之車則曰乘輿諸侯稱乘
輿則爲僭妄故知諸侯曰乘車也大傳左氏說與子政所述
正同是知乘輿之名非周所有亦非起於秦漢乃春秋家所

定爾凡四馬爲乘故諸侯曰乘車天子六馬亦從乘名而曰
乘與大夫三馬則不稱乘而稱參與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
也元士二馬下士一馬生則用與死時輓柩則無輿而有馬
要之椎輪露軫亦不得廢否則無以薦柩亦無駕馬之具但
無輿人之制則曰不用輿矣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
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卿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
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
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
四麟案卿當下從大夫制大夫駕三士元駕二庶人駕一從下士制說與易
春秋同麟謂毛詩說周制也王度記說春秋制也大路乘輿
諸名公羊左氏有異天子駕六之制公羊左氏所同公羊知

春秋改制不識周時舊章則於毛詩相闕左氏事從其舊法
從其新斯古今兩制泯無牴牾此則史官之能事非鄉曲小
文所擬矣

隱三年經庚戌天王崩

說苑修文曰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
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
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
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修飾棺
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
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

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案此所稱傳乃公羊傳必其時奈何以下皆左氏說而子政和會之明二家亦有通義矣有天子在不必其時者謂有朝覲之事或死於外歸葬過期耳白虎通乃曰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以時葬也異義引公羊說曰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此皆誤解公羊妄逞句臆古者取重背殯金革之事猶須卒哭然後無避天子之喪豈得急於民命而背殯奔問邪縱令尊可掩卑亦有父母同卒之例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

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夫葬母先於葬父則葬父亦可先於葬王何有失時不變曠歲暴棺之事異義引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此乃公羊正說鄭君申之曰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要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思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思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思掩義其說更爲明曉是知言背殯送葬者皆倣臣嬖子文姦之說非公羊本

義明矣然白虎通又言王者崩諸侯悉奔喪就平日言則得之異義引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此實未諦左氏先師莫若荀子荀子禮論亦云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明諸侯非在斬衰則無不奔赴王喪者故知說苑所推左氏古義也異義所引左氏岐說也鄭君駁異義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且贈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此皆客說又與禮乖卓哉鄭君推見至隱蓋深知荀鑄之說不違傳故知異義所引爲違傳也若以棄其所守爲嫌則白虎通固云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何患空其所守乎然在喪中則無有得往者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

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五經通義曰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是穀梁說以爲諸侯無喪則奔有喪則止此可以明左氏公羊之義不然說苑通義皆子政作豈於爾所大義稽然兩可者哉 今尋春秋書葬者五王桓襄匡簡景也莊三年經五月葬桓王傳曰緩也此改葬故書

左氏言緩緩即爰田之爰與公羊言改葬同義皆疑本是爰字後人臆改作緩文

九年經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此以魯使卿往非禮書宜三年經葬匡王承上經春王正月言十月崩正月葬速故書襄二年經春王正月葬簡王九月崩正月葬速故

書昭二十二年經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四月崩六月葬
速且魯使卿往非禮故書公羊於葬桓王傳云改葬也於葬
襄王傳云王者不書葬不及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其例也
又案說苑所引士庶人二月而葬是西漢先儒說左傳士踰
月之義也此公羊左氏既同說則公羊亦爲士踰月而葬即
何休注隱三年葬宋穆公傳亦引左傳天子七月而葬等八
句逮作膏肓又駁士踰月之說寧非違心之論自爲矛盾也
邪

隱三年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聲子也

五經通義曰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妻榮於室故得蒙
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曰夫

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案

此見白虎通所引第一說言無謚者無謚即蒙夫謚左氏義也第二說言有謚者白虎通引公羊傳云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此公羊義也第三說言妾無謚者左氏公羊之通義也服子慎亦云聲子之謚非禮也尋襄十九年傳云婦人無刑郊特牲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以無爵知不得列謚號以無刑知不必彰善惡左氏義長然子政作列女傳子駿頌之其稱號乃有衛宗二順梁寡高行陳寡孝婦魯孝義保魯義姑姊齊義繼母周主忠妾魏節乳母梁節姑姊珠崖二義京師

節女則皆錫以嘉名何邪此猶士本無謚而莊公爲縣賁父
誅誠有可尚則不吝褒錄其名然非謚也殷湯稱武王周文
稱寧王皆非謚也至妾之有謚秦禮尤甚穆天子傳言爲盛
姬謚曰哀淑人則此制已壞于西周矣

婦人無爵而傳有婦人封者齊侯以石窳與辟司徒之妻是
也此雖食采之地猶無稱號冠之呂后封蕭何夫人爲鄼侯
此則北朝亂政不爲典常而漢世自公主以外外戚亦有平
原君修成君等封號至後漢東海王彊疏則云天恩愍哀以
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侯國此亦非常制也東海王本以
太子見廢屬又鮮子故爲上下所憐不可爲訓

隱五年經春公矢魚于棠 又經螟

五行志董仲舒鑄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鑄歟
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霽以生羸蟲之孽也案此是
三傳皆以矢魚爲貪利子駿之說即本其父穀梁說左氏穀
梁一義今錄子政說如左方

說苑貴德曰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

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

也

原與下條不相屬
今案當冠下條上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

求金
上疑

脫求車
二字

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

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艸也故爲人君者明

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

自漁濟上

公羊傳云棠者
何濟上之邑也

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

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

年始書螟

年上舊有元字案隱元年不書螟今刪其年謂此矢魚之年也始書螟者以前無書螟者也

言

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案此論前半取春秋錄露玉英篇

是爲三家通義

桓十四年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鍾逢祿曰以天災爲不害的是散之謬案公羊傳云何譏爾
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此特老生常談
服子慎注並同斯見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
害爲恐此亦強解傳文其實傳說閭深非公羊所能駁亦非
子慎所能喻證以鍾子政說如左方

說苑反質曰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

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
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
人寶之所藏也

賓謂稼穡

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

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
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
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案由是
說言之慮內變則幸外患非幸外患也幸其可戒懼以免內
變也慮人患則幸天災非幸天災也幸其可修省以免人患
也魏文之賢無天災猶憂人患況魯桓淫昏無藝者乎災而
猶可嘗是天災其穀不甚也其能震栗改行以免人患乎小

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若不害乃大害也戰國初左氏之學在魏成父蓋本傳義爲言

桓十五年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圻雖糾殺之將享諸郊雖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雖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雖糾

雖姬爲父訐夫是非未有所洩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大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擅弓正義謂夫若殺母妻得殺之然女子有從而無專不得效臣之誅君蓋君以治民其繫不在一臣一僕

夫則異是果殺母邪在宮者猶有兄弟臣妾無待妻誅之也
秦會稽刻石云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此自報酬之
道又不容通于斯義雖姬雖非手刃其夫夫死實由於已然
非殺夫亦不能免父進退維谷何以處之二鑑論之備矣

列女傳曰邵陽友娣字季兒夫任延壽殺其兄季宗告季兒
曰女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
吾不敢畱女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女聽女所之季
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
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延壽慙去季兒以緇
自經而死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季兒可以爲則矣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

可行不聞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又曰京師節

女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

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誦

梁氏曰
誦之誤

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

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

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

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

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

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

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

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頌

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聞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

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準此雖糾之欲殺祭仲從公命以求富貴耳非有宿仇也若有佗塗可以身代糾亦當哀痛其義而不殺祭仲矣不然慎密不言待其勝負乃爲季兒之自經雖無補益猶不失不僭不賊之道告父而殺夫則非其道也是故其母爲夫計則得而姬之計則失

莊十一年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說苑君道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齊戒不謹
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
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
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
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
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
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
之謂也案此蓋鐸虞春秋之說君子即臧文仲以此見傳言
君子者自有當時君子宋人夙興夜寐以下蓋桓公即位後
事子政因傳有是空爲君一語而采入君道篇

閔二年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說苑至公曰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閒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 案俠即夾字卜辭爲行父之言兆耳賈侍中云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閒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夫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衰次言之諸侯三卿亦有三室季氏本有此室在內行父之意特欲不爲私室惟兩社之地是居使後世有不能事上者則羣聚誅之陳尸闕下易矣本欲有罪速亡與成王卜居同旨行父忠於公室不欲卜言之應然其後卒與魯國偕亡

僖十五年傳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列女傳以厚歸作以功歸既而喪歸作今以喪歸 案于政爲左傳古文作訓如此借厚爲功者東部侯部有時得相通

轉工聲之聿詩瞻卬叶後工聲之項託見淮南說林訓而童子達盛碑則作后彙趙廣漢傳又教吏爲銘簡蘇林注銘音項也厚古文作屋從后聲其通功猶后之通項矣廣雅釋詁既已也然則既之爲今猶故之爲今也而訓爲以者如墨子云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覽云處次官執利執不可而不察於此皆即可以也此西漢古訓之明通僖十九年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說苑指武述此傳云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 案據此則軍三旬與下因壘異軍三旬屬崇因壘屬文王也

蓋姑內省德乎

說苑述此作胡不還修德 案說文復卻也從彳日父一曰

行遲徧復或從內選古文從是案從內者內聲也此內字乃徧之古文省借子政識古文故以退釋內墨子親士曰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俞先生曰內乃徧壞字與進對文今觀此文則內徧固以聲通矣釋計省察也省德謂自察其德何如作修德者便文易之非訓詁也尋上說文王云退修教而復伐之則此當以退勸宋公霍然無疑義

上作退此作內者古文不定一體故彛器每有一字而前後異形者

今人溺於內省不救之文皆以內爲本字

由不知六書假借也

僖二十六年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

至齊侯乃還

說苑奉使曰任座曰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

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氣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

傳史刪此八字羣書拾補亦以爲衍

皆非也此言吾視爾魯君如吾國所有猶言在掌握中耳

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

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

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案所說即此傳事惟言展禽親見齊侯則措辭過略耳服注室如縣罄云言宮室皆發撤榱桷如在縣罄夫齊侯尚未入境必不能發撤魯屋此云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乃知魯自發之先秦古義可貴如是

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說苑權謀曰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燭我迎

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
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予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燬是
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
操其標以埽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
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此字誤爲主齊

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
敗 案據此則妖祥數見文公故懼非專爲夢搏一事此文
可以補傳矣又案傳言得天說苑作見天者古文以尋爲見
父乙鼎南宮中鼎季嬭鼎見皆作𠂔父乙甗見作𠂔下從古
文目上中非艸中字乃又字也古文筆勢不整故又字正書
耳凡從寸者古文多從又尋從見寸此從目又即尋字也而

古文以爲見是通也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作見畱侯世家
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作得蓋二字之通積古相傳與說
文以万爲于以疋爲足一例左傳古文當本作𠂔或作𠂔故
或釋爲得或釋爲見也

論衡卜筮篇作得異虛篇上作得而
下云殆有若𠂔𠂔見天之說則得見

竝從

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傳王用平禮也

新序善謀曰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
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晉世家說晉文公五年五
月丁未獻楚俘于周云云下即言因作晉文侯命此孔安國
故也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則書序
不以文侯爲仇王或是襄王也馬氏以父義和爲父能以義

和我諸侯不同鄭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之說亦同古說麟謂仇字義和本無典據季長所說亦近漫衍義和當借爲義和堯時以四伯爲四岳而康成謂即義和其說雖誤亦有所因四岳兼掌天時見王莽傳而義和又分處四方亦有官聯之分然則周時蓋以方伯兼義和父義和者猶父方伯耳義和之官自古有之書序曰義和湏淫廢時亂日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食人故立義和之官明非獨堯時置之矣義和主日尚儀主月故牧伯之稱或亦兼尚惟師尚父師者大師尚者尚儀父者析父也此與文侯爲義和正同

周時牧伯各有多名呂覽下賢云魏文侯南勝荆於連陝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上聞亦牧伯之稱佗書不見唯樊噲傳有上聞爵而位之尊卑亦異義和上聞同爲牧伯名不經見可爲比例然

則用平禮者謂用平王享仇之禮而義和非仇實爲重耳大
史中壘說皆同矣享仇之書今不可見鄭及僞孔皆以享重
耳者當之謬甚

宣四年傳楚人獻龍於鄭靈公

至弑靈公

說苑復思述此傳其下云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宣十五年傳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誰楚令宋無降說
苑奉使同

說苑尊賢曰又有士曰上解于

此上承楚平王有士言言平王誤也

王將殺之

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案解于即解虎兩堂

亦作兩棠即邲之戰也王氏名氏解詁曰虎讀爲盱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庀有餘是其例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其說是也揚本楚之降臣邲戰時已爲大夫故文八年傳已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而史記說苑皆言壯士言霍人者蓋揚初奔晉時居于霍猶子胥奔吳耕于鄆也故遂以霍人著名耳其曰解揚者蓋以入晉官解得稱傳十五年

梁城郡國志河東郡解有解城是也非在楚舊氏也

成八年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子慎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案公羊隱二年傳云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

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服說惟謂宋公有母異於公羊餘則同義然則宋與紀事同而書異者何曰納幣輕於逆女納幣母不通猶可稱公逆女而稱公則不可也

說苑修文云夏公如齊逆女

莊二十四年經

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

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

舅字隨文便稱實無舅也

以順爲宮室無

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

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艸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案說苑所舉傳文爲公羊則皆公羊義非穀梁義也親迎固異於使人迎矣乃大夫士庶人親迎則稱其師友而諸侯親迎則仍稱其母者亦所謂辭窮也至於天子左氏說無親迎使上卿迎之則亦得以師友之命通於后家莊十八年傳言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是也君於師友仍有臣主之分不得以臣使君故諸侯親迎不稱師友上卿於天子之師友即無臣主之分師友得使上卿故上

卿爲天子逆后得稱師友以諸侯親迎一事爲左氏公羊所同故錄說苑於此

成九年經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姬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公羊傳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惟左氏無明文讀列女傳乃知左氏義過二傳非空言褒美而已

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

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
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
先君以及後嗣使

梁校曰疑脫地字

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

拜大夫之辱 案所說行父使宋復命之事皆本左傳而更
詳其致女之由然則賢伯姬云錄伯姬云非徒賢徒錄之非
以佗日赴火賢之錄之爲其守義不渝重禮文而輕情欲爾
前傳說衛人來媵共姬禮也此傳又說晉人來媵禮也媵女
常事數言其禮則爲尊獎伯姬可知此義乃與二傳同耳
成十六年傳宣伯通於穆姜

列女傳曰繆姜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下復說東宮占卦事
云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

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頌

曰繆姜淫佚宜伯是阻

郝氏曰阻疑阻誤說文阻驕也

謀逐季孟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案據此則左氏

本文穆作繆也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穀梁同公羊作繆繆穆相通往往穀亂蒙恬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則繆穆相般久矣謚法解曰名與實爽曰繆姜聰慧有善言而其行淫亂正名與實爽之謂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列女魯宣繆姜傳述此云以魯士晉爲內臣

案據此是左

氏古文作士晉事乃訓故所改耳說文士事也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列女魯宣繆姜傳述此云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 案據此是左氏古文盟作明也盟亦訓故所改襄二十九年明主吳大伯世家作盟主是其例

襄九年傳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又云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莊孫琮曰當作婦爲夫之姊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莊孫琮曰見士昏禮亦無考賈服說皆以人君禮十二而

冠 案荀子大略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

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御覽三百四十四引賈子曰古者

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

劍

記曰古者五十始爲大夫何大夫冠禮之有而此言大夫四十而冠者蓋未授爵而居其職者也

練人不

得冠庶人不帶劍

此文今賈子無之當爲保傳或胎教佚文

荀賈二先師言古者

皆謂大古匹夫即是庶人五十而士者士夫也此與大戴本

命篇所謂大古五十而室同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承古者

言則亦謂大古矣

隱元年公羊疏云依八代記即少異亦以十二而冠此或有爲爲之非時制也以

荀賈互證賈子所謂大夫下通士庶士庶四十而冠故五十

有室相距十年猶後世二十而冠三十有室亦相距十年也

荀言諸侯子亦十九而冠賈言諸侯三十而冠則上古制亦

微異也如荀說匹夫五十而娶之時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

冠匹夫三十而娶之時則天子諸侯子十二而冠

世子冠娶與君同時

許君引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時文王尚爲世子

十九與二十不異

古人計年或就當時或待歲終

二十十九一進一退其實一也

以五十取十之四則二十也以三十取十之

四則十二也

以匹夫之皆與君世子之冠互較者以大小有通轉之理昏冠亦有差率之數

說苑建

本日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此

十九而冠之證召公不於十二冠者是時周爲諸侯召公又

其庶孽非世子也修文亦曰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

也其在天子諸侯則有十二而冠之禮毛公詩傳曰鬴所以

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鬴早成其

德以童子而早成是即十二而冠之證說苑修文曰知天道

者冠鉢知地道者履鵠能治煩浚亂者佩鬴能射御者佩鞬

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行行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是說足以發明毛傳蓋以冠早成其德欲其去童心以行政使在位無過乃事之不得已者通典天子加元服條云魏氏天子冠一

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文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爲義孫毓五禮駁曰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案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紕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紕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執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者今始成人卜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記有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

後冠進賢冠以爲彌尊於意又疑裴頠答治禮問天子禮玄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摯虞以爲天子即位之日即爲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謂宜冠有加案孫說發明三加喻志之義亦甚精確雖天子必遞加者蓋欲早成其德而又不欲如闕黨之速也魏氏一加則陵節矣

又案夫姊長殤馬昭引盧氏說以爲衰世之禮又以爲闕畏厭溺而殤之士禮固非衰世所制畏厭溺等雖謂之殤固成人也禮當言殤而已何因得言長殤此皆不必辨也惟闕盛衰之說爲得子姓希疏門昨將絕得有早昏之法若人君則

不然其成之早於士庶不繫於盛衰矣而桐城姚鼐駁傳則云漢昭帝八歲即位逾九年十七歲而後加元服平帝即位五年十四歲而崩斂乃冠之是西漢儒者皆知晉悼之言非禮是以棄而不用此說可謂巨謬漢世儒臣果不取十二而冠之說便當刻年二十乃爲得禮乃昭帝十七而冠是實違還失據寧足爲典要哉且始元四年昭帝年財十一已立皇后上官氏昏先於冠六年可謂禮乎平帝以元始五年崩乃加元服而三年已立莽女爲后十二而昏乃猶未冠於禮亦失皆不足以難傳

襄二十五年傳申敵侍漁者還謂其宰曰爾以格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說苑立節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蔽賁使晉而反

使晉而反與韓詩外傳同

初學記人部上大平御覽人事部七十
九引新序云申蔽漁於海則與此傳合

其僕曰

蓋以宰為僕夫

崔杼

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蔽賁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蔽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蔽賁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案

稱申蔽曰邢蔽贖者蔽贖疊韵爲名本可單舉

韓詩外傳作荆蔽芮荆即

邢之誤蔽芮亦疊韵

此邢蔽贖即襄二十二年傳之邢蔽彼云知起中

行喜州綽邢蔽出奔齊故蔽後爲齊臣申邢異者邢蔽當是
申公巫臣之子成二年傳云巫臣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故
其子謂之邢侯明邢蔽亦其子姓也若然襄二十一年傳云
邢蔽樂氏之黨也而子政賢之者邢蔽奔齊在樂盈奔楚後
入曲沃前是時盈尚非叛臣特范氏以譖逐之耳雖黨樂氏
無損於義也此章本自韓詩外傳其論僕夫與韓氏異至外
傳又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此
又別生枝節分一人爲二名西漢今文諸師疏於史傳每多
此誤蓋自六國時已然矣

襄三十年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列女傳貞順述伯姬事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傳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案列女傳作於子政其頌則子駿述之子駿既是左氏大師今云春秋賢之則必非二傳之說案張敞傳敞奏書諫曰禮君母下堂則從傳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子高夙治左氏則先師舊說固然二鍾皆取此義也然傳文則於伯姬有未足者以爲文母處此必能以義制事惜伯姬之未逮也若穀梁傳云伯姬之婦道盡矣則尚非至論也

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

說苑政理述此傳美秀作善淺 案惠定宇以此傳爲誤今

觀美秀聯文語意鄙俗西漢古文必是善淺

昭八年傳民力彫盡

說苑辨物述此傳作民力屈盡 案此以屈訓彫也古音周
屈相轉摘衰聖云冠短周天官書云白虹屈短周屈皆訓短
也廣雅釋詁鋤鈍也說文銅鈍也此又聲義皆同之證呂覽
去尤云商咄至美余謂商咄即是宋朝宋亦稱商朝咄聲轉
也釋鳥云鵠鵠鵠鵠亦謂之鵠朝鵠鵠鵠一聲之轉彫借爲屈亦同此例呂覽安死
智巧窮屈注屈盡也荀子王制財物不屈注屈竭也屈盡同
訓複言之耳

昭八年傳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十年傳
鄭裨竄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案此事術士皆知之而師曠尤識其微說苑辨物復有一事
其文如左方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
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
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
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
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
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
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
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
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

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
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
者死今烏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
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
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
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屣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
今者與安戲安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
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
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
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
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安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案七月戊子據杜長歷爲四日以三統歷推之爲五日說苑乃云八日者當時歷紀紊亂國各不同無足異也說苑先紀石言事此章正承其下即爲夫子知之一語作詰且又確言戊子爲八日其爲先秦經師所述無疑

昭十五年傳若其弗實是失信也何以庇民

說苑貴德述此傳庇作示 案晉文言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穆子語亦同彼不須改字說苑作示恐是祕之譌脫考工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作庇今周禮注祕作秘秘乃俗字必是誤書子政所據左傳古文當作何以祕民後人不解故去其右旁爲示字耳

昭二十八年傳吾母多而庶鮮

列女傳作吾母之族貴而無庶 案多與貴訓故不同蓋形

誤也傳蓋本作尚古文貴字也多從重夕據單癸酉夕作月

以日月字爲之則多亦可作肩與尚相似是以致誤鍾子政尚見原

文也母族貴則母貴可知文微異而義則同庶謂媵妾言母

素貴從者當衆而今媵妾反少是知母性嫉妬也故懲舅氏

宥有豕心

列女傳實作宥 案梁端以宥爲寔之誤未必然也說文宥

過也從山礪省聲此宥即礪淮南本經訓玄玄至礪而運照

注礪大也然則宥有豕心者大有豕心也古文正爾子政所

見未譌不得反以今本改之

昭三十二年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郕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定元年傳魏子蒞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案兩傳所述實是一事南面爲天子之位鐫子政能明之

說苑修文曰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

之可也常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雖也可使南面南

面者天子也

包注論語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非是辨見下

雖之所以得稱南面

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

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雖之言然

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案公

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何邵公解此經云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卑之意也孔

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

居實外之夫以蕞爾陪都建爲宸極方嶽不待纂殺相尋姬

宗之喪已可知矣故傳云蕞叔連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此

則新周之說所由來也代文以忠不欲醇質居敬行簡乃得人統是故有仲弓之德則可以南面矣若其保姓守宗世執國命馮藉權位欲窺神器則亦春秋所必誅魏子南面是以謂之干位公羊之說獎借篡夫過爲側詭故亦時論使然非公羊獨創之義也爲是左氏極陳其義大命已去則支壤無所用王德未備則天位不可干斟酌損益于是具矣

問曰諸侯亦得南面何故專歸天子荅曰古者賓主行禮其閒細節南面者不可勝數且昏禮之醯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是雖庶人亦得南面也凌氏禮經釋例曰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

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
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於戶西南面特牲
饋食禮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
也至於臨民蒞衆則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
史記樛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不知其
所謂南面者悉偏向而非正向何以證之晏子春秋內篇襍
下曰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
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
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
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
公曰先君太公以營北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

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

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是周制

以周在西使東方之國城皆夕以向之則周西之國其城皆

朝以向之可知

其在王都南北者國城必非正與王都相直必偏在王城東西則亦朝夕以向王都矣

蓋既示尊王即辨等差宮矩既同城矩則朝位君所立處視

之如向正南實有朝夕矣不朝不夕審正南面者實惟天子

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論語曰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管子戒篇曰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呂覽勿躬篇曰今

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並是天子非列侯也楚

人以弋說襄王曰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楚已稱王而曰南

面稱王者是非天王而何戰國雖衰古義未絕若白虎通封

公侯云諸侯南面之君則皆所謂偏向而非正向者矣通典
七十一北齊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
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印疑非
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
之異詩說天子至于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
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
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宜南面坐據此
則官長南面蒞事其沿襲于古而不詳偏正也久矣而當時
雖儲后監國羣議猶各其南面則古禮未弛也宋書禮志世
祖嫌侯王彊盛欲加減削諷有司奏諸侯聽事不得南向坐
施帳并帟是亦根據古義者

定八年傳王孫賈

說苑權謀作王孫商 案王筠曰名賈字商名字相應

定九年傳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

說苑權謀述此曰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

案據此則勤齊師亦本作罷齊師蓋罷破聲義相通周禮大

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醴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

磔牲以祭

襄三十年蓮罷公羊作蓮頗典同注鄭大夫讀破爲人短罷之罷皆罷與皮聲字通之證

是司

農讀罷爲披披與破皆從皮聲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

韓策皮面技眼是其義廣雅釋詁皮離也披破皆得其聲義

披磔猶今人言對破說文破石碎也碎磔也故凡言披靡者

猶言破磔也又方言披散也廣雅釋詁碎散也是披之義耶

破之義也故披破聲義又同罷可通披故可通破子政見西漢古本上下皆作罷字訓皆爲破故述之如此後人誤讀罷爲罷勞字因又改上罷字爲勤釋文不出賈服異字則其誤已久矣

定十四年傳夫人見其色嘯而走曰蔽贖將殺余

列女傳曰南子通於宋子朝大子蒧贖知而惡之南子讒大子於靈公曰大子欲殺我頃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蔽贖使之出奔案據此則似大子與戲陽所謀及出奔後語皆由南子誣構然彼文又云蔽贖立殺夫人南子則斯謀有因矣子政爲擊嬖作傳深惡南子故以讒言之耳

哀六年傳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說苑君道述此傳曰昭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大史州黎

案鄭司農注春官大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

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

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

主天道服子慎注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惠定字謂齊衛晉魯皆有分楚獨

無有不當有周所賜典籍蓋自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是時當有大史從奔麟謂周賜典籍並其官賜之是曰周大

史故辛有二子入晉稱曰董史是也晉大史屠黍見晉之亂

以其圖法歸周

見呂氏
先識覽

此則周大史又復歸王國之徵也莊

子則陽曰仲尼問於大史大弼伯常騫弇韋此三人皆大史

依李氏說而伯常騫則齊史嘗爲景公樓鼻者也晏子春秋問下

曰伯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則騫乃以

周史仕齊實由崔氏之亂齊史殄滅故天子復賜之也戰國

擾攘史記放絕然周大史猶尊於列國呂覽不屈曰惠子之

治魏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大術之愚爲

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大史更著其名

高誘曰名仲魏父之名也

王不自以名尊惠施而必令周大史著之蓋史權重矣然定

四年傳言分魯公以祝宗卜史是爲選建明德錫賚特優其

佗偏國小侯殆逾千數不能皆有周史尋周官大史爲小史

內史外史御史之長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御史掌邦

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而御史所屬有史百二十人其數特

廣明其分在列國蓋在周則曰御史在其國則曰周大史矣

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皆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经立

見公羊隱元年疏此即嚴氏春秋所謂與左北明如周觀

史者特異其人耳

蓋百二十人者分布諸侯既監書其國事因以上

計周室其長官中士下士臧之迭上大史故史凡百二十人

而寶書亦百二十國其數相應周官本周初之制逮及定哀

百二十國迭相吞滅存者亦鮮所得寶書必有前此亡國絕

世而其史尚存于周室者亦必有春秋見存之國如邾邾鄆

莒僻陋在夷周末賜史不在百二十國中者六國表言史記

獨臧周室此國滅而史猶在周之徵也孔子言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此郊國史記不達王朝之徵也然周不賜史之國小

行人猶每國辨異以爲五物之書反命于王故天子得周知
天下特其文略耳若乃條教關移雖在僻陋猶不得無周不
賜史其國亦自有官掌之故楚先有左史倚相其國志亦有
檮杌惟此周大史者則子朝奔後所置觀子朝徧告諸侯之
語猶儼然帝制自爲則在楚亦未改王號其大史宜即子朝
所賜也說苑作州黎者以古今人表華周作華州證之州即
借爲周字黎是其名史出於周稱曰周黎猶言周任矣論語
馬注
周任古
之良史或謂子政未取左氏校勘因襲佗書譌爲州黎此則
謬說二鐺父子皆精左氏周大史之見羣籍者多矣胡爲昧
其所出不加刊正乎周史名黎必是曾吳鐸虞所傳左氏舊
說非取之短書小記者

鐫于政左氏說終

餘杭章見伊

吳興沈維伯

同校